



## 安全理事会

Distr.: General  
25 March 2003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

### 2003年3月25日安全理事会关于索马里问题的第751(1992)号决议 所设委员会主席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我谨代表安全理事会关于索马里问题的第751(1992)号决议所设委员会并按照安全理事会第1425(2002)号决议第11段的要求，向你转递专家团提出的报告。该专家团受权收集有关违反针对索马里的军火禁运行为的独立情报并就可以采取哪些实际步骤和措施执行军火禁运提出建议。

请提请安全理事会成员注意本函及其附文并将其作为安理会文件分发为荷。

安全理事会关于索马里问题的  
第751(1992)号决议所设委员会

主席

斯特凡·塔夫罗夫(签名)

2003 年 2 月 24 日专家团给安全理事会关于索马里问题的第 751(1992) 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的信

谨随函附上索马里问题专家团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1425(2002) 号决议第 11 段提出的报告。

恩斯特·扬·霍根多恩(签名) 穆罕默德·阿卜杜拉耶·姆巴克(签名)  
布林尤尔夫·米戈斯(签名)

# 索马里问题专家团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1425(2002) 号决议提出的报告

## 目录

	段次	页次
简称 .....		5
提要 .....		6
导言 .....	1-13	10
索马里目前不稳定局势的背景 .....	14-30	11
流向索马里派别的武器 .....	31-96	14
外部支持增加的趋势 .....	33-48	16
案例：国际禁运破坏者卡萨尔和 M. V. Nadia 号船 .....	41-48	17
埃塞俄比亚 .....	49-61	18
案例：用卡车运送武器给阿卜杜拉·优素福上校 .....	61	21
厄立特里亚 .....	62-73	22
案例：索马里境内的代理战争 .....	65-73	23
也门 .....	74-78	24
案例：Alshadax 号船运输军火案 .....	78	25
吉布提 .....	79-85	25
埃及 .....	86	28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	87-89	28
阿拉伯国家联盟提供的支持 .....	90-93	28
国际恐怖主义 .....	94-96	29
军火采购和军事行动的经费筹措 .....	97-171	30
军阀们目前的经济状况 .....	100-105	31
应特别关注的个人 .....	106-117	32
军阀和商人的创收活动 .....	118-171	33

---

阿茶 .....	118-139	33
货币骗局：新版索马里先令纸钞 .....	140-152	37
其他创收手段 .....	153-162	40
海盗行为 .....	163-168	41
绑架 .....	169	43
木炭 .....	170	43
情报机构 .....	171	43
评论意见和关于加强对索马里的武器禁运的建议.....	172-192	43
索马里人为提供协助尽力 .....	176-186	44
前线国家的协调一致 .....	181-183	45
索马里人为协助监测工作尽力 .....	184-186	45
建议 .....	187-192	45
<b>附件</b>		
一. 2002年8月22日秘书长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		47
二. 专家团的任务 .....		48
三. 从索马里各武器市场得到的弹药 .....		49
四. 1992年6月1日拉托维亚共和国的证明 .....		50
五. 1992年4月15日也门人民民主共和国国防部开具的最终用户证书 .....		51
六. 2002年4月5日吉布提国家安全局开具的最终用户证书 .....		52
七. 最终用户证书 .....		53
八. 出席埃尔多拉特会议的主要索马里团体.....		54
地图 .....		57

**简称**

区域信息网	综合区域信息网
拉汉温军	拉汉温抵抗军
索马里援协机构	索马里援助协调机构
索民阵	索马里民族阵线
民族同盟	索马里民族同盟
索爱运	索马里爱国运动
索马里联大	索马里联合大会

## 提要

专家团已发现一种违反索马里武器禁运的明显模式。自从 1992 年 1 月 23 日安全理事会通过第 733(1992)号决议以来，索马里邻国和其他方面一直定期向索马里各派别提供武器、装备、民兵训练和财政支助。索马里各派别还在国际军火市场上购买武器。尽管索马里各派别和索马里邻国都参加了政府间发展管理局(发展局)主办的索马里民族和解会议，但是公然违反禁运的事件现在仍不断发生。他们已签署了《关于停止敌对行动和索马里民族和解进程的结构与原则的宣言》(《埃尔多雷特宣言》)，其中他们同意充分实施武器禁运并为国际监测提供便利。

专家团认为，应当加强和以更大的决心实施制裁制度。由于索马里各派别领导人在过去 12 年中并没有看到联合国或它的会员国真正实施禁运，他们现在深信他们能够照旧行事。专家团至少有一次在否认接受过任何武器的政治领导人在场的情况下，注意到民兵显然拥有崭新的武器、军装和装备。如果国际社会不表明严格执行禁运制度的决心或仍不重视调查新的违反禁运事件，各派别会对安全理事会的决议继续采取无所谓的态度。

12 年多的冲突进一步瓦解了索马里社会，战争的中心目的已不再是建国，不是为了建立法治和秩序或提供必不可少的服务，而是为了追求个人的物质利益。长老作为仲裁者和和平谈判者的传统作用也受到削弱。

从这些持续和公然违反禁运的事件中，可以说专家团调查的绝大多数案件所涉及的是武器和弹药的小批量多次运输问题。索马里冲突的性质已非常清楚。虽然据报道一些派别领导人和少数商人能够动员千人以上的民兵，但是索马里的战斗通常只有训练不足且不守纪律的少数民兵参加，一般不过持续几天，要是这样的话，战斗会在弹药和其他补给品如燃料耗尽之前结束。

由于索马里仍是一个极度贫困的国家，各军阀和派别领导人必须不断设法筹集足够的资金，以支付民兵费用和获得武器，更重要的是获得弹药。(似乎没有任何派别能够向居住在海外的索马里人筹集大笔资金。)因此，索马里的战斗通常集中在控制财产或可创收的基础设施上，如控制能“收税”的港口、机场、市场、桥梁或公路交叉口。此外，各派别领导人还采用其他筹资办法，其中许多办法的合法性令人怀疑，另一些则明显是非法的。

## 流向索马里各派别的武器

索马里的军火市场有国外和国内两大来源，对大多数索马里人来说，这两种来源没有多大区别。这主要因为武器、弹药和现金完全可以互换。军阀和民兵个人常常在当地市场上出售多余的武器和弹药，以获得购买粮食和阿茶(当地一种特殊药物)等其他物品的资金，而其他军阀在预计要打仗时经常购买同样的武器和弹药。因此，虽然一些国外支持者可以向不同派别供应武器，但是其中许多武

器弹药并不保留在这些派别手中。另一方面，如果其他国外支持者提供没有适当财务保障的财政支助，这些财政支助可随时用来购买武器和弹药。

武器和弹药到处可买，穆罕默德·肯雅雷·阿弗拉赫和侯赛因·艾迪德等军阀说，在国内购买武器往往比较经济，不用支付国际运输费用。在索马里许多军火市场上，一枝 AK-47 型冲锋枪或类似型号的冲锋枪零售价格为 120 至 250 美元，只要花不多的一笔钱就能迅速组建一支战斗部队。

然而，由于大多数索马里军阀没有维持自身民兵的商业头脑，他们不得不依靠外国供应武器、弹药和用品。

埃塞俄比亚在索马里公开发挥军事作用。埃塞俄比亚不仅是索马里许多团伙的主要武器来源，而且还侵略和占领了索马里部分地区。从表面上看，1996 年和 1997 年埃塞俄比亚对索马里的第一次直接军事干预是为了打击索马里好战伊斯兰团体，即伊斯兰联盟的活动，包括打击针对埃塞俄比亚的恐怖攻击活动。这似乎还情有可原。不过，从那时以来，埃塞俄比亚不是出于正当的国家安全考虑，而是把伊斯兰联盟的威胁及其与“基地”组织的暧昧关系作为其干预索马里内政的借口。

在过渡时期全国政府成立后，埃塞俄比亚帮助成立了由敌视过渡时期全国政府及其盟友的派别组成的索马里和解与恢复理事会。埃塞俄比亚军方向索马里和解与恢复理事会所有成员提供培训和数量不多的武器、弹药和其他补给品。

厄立特里亚也是索马里各团伙的武器和弹药主要供应者。在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间的战争陷入旷日持久且不断流血的僵局后，索马里成为交战双方的二级战场。不幸的是，厄立特里亚和埃塞俄比亚间的战争造成的敌对状态继续存在，并显然促使厄立特里亚继续支助敌视埃塞俄比亚的派别。

过渡时期全国政府在吉布提的阿尔塔和平会议上成立后不久，也门向它提供了少量军事援助。更重要的是，也门通过两种渠道似乎也成为武器的非公开重要来源。据报道，第一条渠道是也门政府高级官员愿意向过渡时期全国政府官员提供也门最终用户证书并为武器的销售和交付提供便利（也门官员否认这一点）。第二条渠道是，也门商人从也门民众手中获得武器弹药，然后运往需求和价格更高的索马里。

据地方和国际的可靠消息，吉布提也是向索马里，主要是向过渡时期全国政府运送武器的主要转运站。虽然没有多少直接证据，但是吉布提官员似乎提供了虚假的最终用户证书并帮助组织以索马里为目的地的武器运输。

埃及承认曾向过渡时期全国政府的警察提供培训和制服。<sup>1</sup> 据索马里人多次提供的可靠消息，有人不断向过渡时期全国政府提供军事支助。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通过阿布迪卡西姆·哈桑总统向过渡时期全国政府捐赠近 200 万美元并捐赠

<sup>1</sup> 2001 年索马里援助协调机构（索马里援协机构）捐赠者报告，第 22 页。埃及没有向索马里制裁委员会要求免除对转让这种安全援助的管制。

制服和其他用品。过渡时期全国政府从沙特阿拉伯财政部获得 1 500 万美元，从卡塔尔获得 300 万美元。科威特显然在阿尔塔会议一结束就向过渡时期全国政府提供了 50 万美元。阿拉伯国家联盟其他成员都承诺提供援助，但这些承诺是否兑现还不清楚。就专家团所知，这些国家对它们的捐赠都没有实行任何监督，无法确定其中有些资金是否用于购买杀伤性军事装备。

在 2001-2002 年期间，苏丹显然直接向哈桑总统捐赠 100 万美元并向过渡时期全国政府捐赠军装。在 1990 年代初期和中期，苏丹似乎向已故穆罕默德·法拉赫·艾迪德的民兵和伊斯兰联盟提供过援助。

### 国际恐怖主义

对索马里一个令人关注的问题是，索马里由于没有一个有效的中央政府，它可能成为国际恐怖分子的庇护所，特别是在 2001 年 9 月 11 日美利坚合众国遭受恐怖攻击之后。目前这些担心似乎还没有根据。专家团已发现大量证据，其中表明伊斯兰联盟继续在索马里活动，但是它同“基地”组织的正式联系似乎不多，它的议程基本上局限于当地问题，其中包括要实现同索马里人占多数的邻国其他地区的统一。然而，由于索马里没有有效的中央政府和普遍处于无法无天的状态，它有可能成为小股恐怖分子和恐怖物资的重要中转中心。

索马里，特别是沿海地区持续的无法无天状况不仅对索马里，而且对整个国际社会都是一种威胁。一个例证是，最近的调查发现，2002 年 11 月在肯尼亚蒙巴萨恐怖攻击中使用的材料和炸药都是通过索马里转运到肯尼亚北部海岸。国际社会应当并且能够为索马里专属经济区的安全及其不可持续的开发做更多的工作。

### 武器购买和军事行动的资金筹措问题

军阀们通过多种途径筹集购买武器的资金。同传统的有组织犯罪家族敲诈勒索做法一样，他们向索马里人及其商业活动索要贡金、“税金”、杂费和保安费，收费名目越来越多。甚至联合国机构和其他援助提供者都必须支付高昂的费用，才能租用车辆和房地以及获得安全，这成了索马里各派的重要收入来源。

在某些情况下，军阀的敲诈勒索促使特别受重创的商业部门，例如运输部门情愿以军火走私和其他非法活动等暴利商业活动弥补收入损失。索马里普遍的无法无天状况造成逐渐滋长的腐败趋势和其他不良行为，这是一个长期的严重问题。

阿茶贸易是索马里军阀的一个重要收入来源。虽然阿茶贸易的分赃情况难以确定，但据估计，仅仅每天空运到代尼尔机场（摩加迪沙西部）的阿茶价值就近 6 000 美元，每月达 17 万美元。这笔收入显然由该机场所有者穆罕默德·肯亚雷·阿弗拉赫和其他几个重要派别的领导人奥斯曼·“阿托”和奥马尔·“菲尼什”分享。

此外，索马里各派别领导人和他们的商业支持者设想了许多筹资办法。从 1996 年下半年以来，许多军阀和商人还向外国印刷商订制货币。从技术上说，印制的这些货币不能称为假币，因为根本没有权威当局确定什么是索马里的法定货

币(加拿大显然试图阻设在多伦多的一家公司 Quebecor 承接这样的合同)。不过这些敲诈办法为索马里军阀和他们的商业支持者提供了非常需要的硬通货, 同时使已经贫困不堪的民众更加贫穷。

索马里漫长偏远的海岸线具有容纳整个非洲东北区域大部分贸易的潜力: 例如, 1997 年柏培拉港出口了 320 万头牲畜, 迪拜港每年向索马里各地区船运出口的普通货物价值在 1 亿美元以上。不过, 海岸线还可能容纳大批非法活动, 从不可持续地开采自然资源到更加罪恶的军火贩运、海盗和恐怖主义行动等。

国际社会不能再忽视最广泛意义上的索马里海洋部门, 其中包括但不限于贸易和资源管理、环境和生态问题以及安全问题, 否则会产生严重或许是长期的后果。

一些派别和政治领导人发放捕鱼许可证并从中获得大笔资金。不幸的是, 这些派别获得的资金很少用于渔业部门的资源管理或有效监测。相反, 大部分资金用于支付民兵费用和购买武器弹药。

在索马里普遍无法无天的环境中, 海盗和绑架成为当地民兵敲诈国际社会和索马里人金钱的另外两条捷径, 这一点也不奇怪。索马里南部的派别为生产木炭进行不可持续并毁坏环境的伐木。

#### 武器禁运的未来

虽然参加埃尔多雷特会议的所有派别签署、并且邻国连署了《埃尔多雷特宣言》, 但是大多数派别继续打仗、进口或接受武器。因此, 必须以更大的决心实施制裁制度。

为了有效加强武器禁运工作, 国际社会需要收集捕获违禁者的网络。更成功地实施武器禁运需要各国政府与索马里人联合监测违反武器禁运的活动并摧毁违禁者的任何安全庇护所。有效实施武器禁运不仅需要制止武器运输, 而且需要防止可能同购买武器和为索马里战争筹资有关的一切商业关系和各种金融活动, 并应收缴抢劫得来的所有资产。

专家团欢迎、鼓励和促进索马里商业界、民间社会和非索马里利益集团某些方面努力支持和参加强化禁运和禁止为购买武器筹集资金的行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迪拜的索马里商业理事会和索马里知识分子协会的成员在其发表的《支持声明》中和知名的主要货币印刷公司在他们的信中都表达了这样的支持。

专家团认为, 有效实施武器禁运能够切断流入索马里的武器并限制伴随而来的武装冲突水平。这样就可能创造一种圆满完成和实施索马里和平协定所需的政治空间。然而, 禁运必须强制执行才能有效。公开谴责违反禁运行为是重要的一步, 但还需要进行持续有力的监测。最后, 专家团还认为, 安全理事会必须延长专家团的任务期限并执行本报告所述的建议。

## 导言

### 概述

1. 按照安全理事会 2002 年 7 月 22 日关于索马里问题的第 1425(2002) 号决议，秘书长于 2002 年 9 月 4 日任命了一个专家团(见附件一)，任期六个月，负责搜集违反索马里武器禁运方面的独立情报并对执行武器禁运可能采取的实际步骤和措施提出建议。
2. 专家团设在内罗毕，成员在整个地区巡视，视察了索马里的几处场所。出于安全考虑，专家团不得进入摩加迪沙。
3. 安全理事会第 1425(2002) 号决议要求所有国家、过渡时期全国政府和地方当局与专家团充分合作，包括便利其访问有关地点和行动者，允许其充分接触政府官员和记录。但专家团认为有些国家，特别是吉布提、厄立特里亚和埃塞俄比亚以及过渡时期全国政府没有对调查给予充分合作。
4. 专家团成员有武器专家恩斯特·贾恩·霍根多恩(荷兰)，航空专家穆罕默德·阿卜杜拉耶·姆巴克(塞内加尔)和区域专家布林尤尔夫·穆加斯(挪威)。同时专家团还能够获得军备和运输、金融、海事问题和阿茶贸易方面的专门知识。
5. 专家团感激纽约及区域的秘书处部门和联合国机构给予的支持。

### 任务规定

6. 1992 年 1 月 23 日，安全理事会通过第 733(1992) 号决议，对索马里实行武器禁运。根据安理会第 1425(2002) 号决议，武器禁运禁止：
  - 为一切采购和运送武器和军事装备的活动提供资金
  - 直接间接向索马里提供技术咨询、财政和其他援助以及与军事活动有关的训练
7. 安全理事会第 1425(2002) 号决议第 3 段授予专家团以下权力(另见附件二)：
  - 调查违反禁运的行为，涵盖通往索马里的海、陆、空进路
  - 详细列明相关专门知识领域内有关违禁行为以及实行和加强军火禁运各方面的情报
  - 在可能时，酌情在索马里、索马里的邻国和其他国家进行实地研究
  - 通过审查国家海关和边境管制制度等方式，评估该区域各国充分执行武器禁运的能力
  - 就可以采取哪些实际步骤进一步实行和加强武器禁运提出建议。

## 调查方法

8. **访谈。**专家团在其访问的每个国家，对政府官员、外交使团、联合国及其他国际政府间组织的官员、非政府组织、商人和记者进行了访谈。专家团还试图对索马里的族长、主要派别的领导人、民兵组织成员、重要的商人及索马里民间社会的广大成员进行访谈。

9. **访问有关各国。**专家团设于内罗毕。调查队的成员对保加利亚、加拿大、吉布提、埃及、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法国、德国、意大利、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马来西亚、挪威、沙特阿拉伯、瑞士、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和也门至少访问过一次，对有的国家则访问多次。

10. **实地考察。**进入索马里和在该国旅行不仅困难重重而且耗费时间。尽管如此，调查队的成员对索马里的博萨索、加罗韦、哈尔格萨和马尔卡进行过实地考察。联合国的安全限制使成员无法对拜多阿和摩加迪沙进行正式考察。

11. **个案研究。**由于武器禁运已实行了 10 多年，同时鉴于专家团的资源和时间有限，不可能公正客观地详细说明所有已知的违反安全理事会第 733(1992) 号决议的武器转让，所以专家团采取了个案研究的方法。本报告中详细列举的个案描述了在冲突的某些阶段，索马里各派别的领导人是如何得到武器和弹药，为其军事力量筹集资金，并购买其他军事装备的。这些个案只是索马里所发生事情的局部快照，某些人或国家被列入报告并不意味着他们是唯一的，甚至最严重的(这随时间而变)安全理事会第 733(1992) 号决议的违反者。

## 索马里名字和拼写

12. 索马里的书面语言于 1972 年正式确定。索马里人名和地名的英语拼写方法很多，极其混乱。为清楚起见，专家团尽量使用在国际论坛中最常见的人名和地名的拼写。

## 证据标准

13. 专家团在调查中采用严格的证据标准。在可能的情况下，会确认违禁行为的证人并对其进行访谈。在我们的定论中列出了可信的证词。报告中所有其他定论都至少经过两个可信、独立的证人证实。在可能的时候，专家团还给予涉案人答辩权。

## 索马里目前不稳定局势的背景

14. 索马里的历届政府，不论是民主政府还是军政府都为普遍贫穷、派别政治和对部族代表权的关注所困扰。政府官员任人唯亲，行为腐败，进一步破坏了人们对中央政府的信任。

15. 由于其位于非洲之角的战略位置，索马里从 1962 年起得到苏联慷慨的军事援助(美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意大利也曾向索马里警察部队提供援助)，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 1977 年，当时苏联开始转而支持埃塞俄比亚的门格斯图·海

尔·马里亚姆社会主义政权。据估计从 1973 年到 1977 年，苏联共向索马里提供价值 2.6 亿美元的军火。<sup>2</sup>

16. 索马里还得到过埃及、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和沙特阿拉伯提供的军事援助，尤其是在同埃塞俄比亚进行的欧加登战争期间(1977–1978 年)。1978 年以后，虽然穆罕默德·西亚德·巴雷总统的政治和财务记录令人怀疑，美国和西欧国家，尤其是意大利，还是向其提供了大量的军事援助。美国军备控制和裁军署的信息表明，美国在 1981 年到 1991 年间共向索马里提供 1.54 亿美元的军火，意大利在 1978 年到 1982 年期间向其提供了 3.8 亿美元的军火。<sup>2</sup> 中国在 1980 年代成为索马里重要的军火供应国。

17. 然而，安全援助并没有平息对巴雷总统政权的不满，到 1989 年索马里陷入了全面内战。大量的军事储备，反对派运动日益增长的军事实力和西亚德·巴雷总统不顾一切武装自己部族支持者的举措导致小型武器大肆扩散，同时也使普通百姓非常熟悉军事武器。

18. 1991 年 1 月，西亚德·巴雷政府终于垮台。随后是更为紧张的部族战争和掠夺，摧毁了索马里仅存的基础设施和行政机构，加剧了大范围的饥荒，致使 25 万以上的索马里人丧生，约一、二百万人逃到国内其他地方或跨过国际边界逃往他国。虽然战斗人员主要靠从索马里国民军那里夺取武器弹药，但各个部族也从国际军火市场上购买武器，还可以很方便地从埃塞俄比亚买到武器，因为该国在 1991 年内战结束后正经历一场组织混乱，执行不力的复员运动。

19. 索马里的危机促使安全理事会对其实行武器禁运并最终授权从 1993 年到 1995 年在索马里展开联合国执行和平行动。遗憾的是，联合国维和部队卷入了同索马里民族同盟(民族同盟)之间艰难而长期的冲突，从而削弱了国际社会执行和平的意愿。当最后一批联合国部队于 1995 年 3 月撤出时，索马里仍处于分裂状态，没有中央政府，政治和经济重建的希望渺茫。

20. 对政府拥有的财产进行大规模资产剥离使少数人富裕起来，却摧毁了业已凋敝的经济。一些工厂，如朱巴甘蔗种植园的甘蔗加工厂的机器被军阀/商人有计划、有步骤地掠夺，并在国际碎金属市场上出售。国有索马里航空公司的飞机和索马里远洋捕捞公司的渔船等动产被这些公司的政治任命经营者窃为己有，现作为私人企业运营。

21. 至于安全理事会的武器禁运，自第 733(1992) 号决议通过之后，个人、派别和政治领导人、当地和区域“政府”及外部的国家行动者多次、经常性地违反决议。事实上，违禁行为是如此频繁，以至于任何记录和记载这些活动的尝试都失去了意义。向索马里提供军火的国家及原始军火供应国应承担主要责任。联合国也应承担部分责任，因为它使人们产生了不必认真对待武器禁运的错误看法。有很多

<sup>2</sup> Richard F. Grimmet, 国防专家，《索马里：武器运送》，国会研究事务处，1993 年 10 月 27 日，第 2 页。所有价值都以 1993 年美元币值计算。

时候，某些联合国机构知晓明显违反第 733(1992)号决议的活动，本应对其进行核查，并公开报告给安全理事会关于索马里问题的第 751(1992)号决议所设委员会。1992 年 6 月，一架飞机给阿里·马赫迪运送索马里货币，该机曾被一个联合国机构包租过，并且事件发生时机身上仍然带有联合国的标志。<sup>3</sup> 索马里人普遍认为飞机载有非法武器。联合国对此进行了调查，最后得出结论，飞机上没有武器。并且最后定论并未公布，这使索马里人和其他人普遍认为他们不需要遵守武器禁运。

22. 由于武器禁运自实行之日起就不断被违反，因此，它没有任何规范价值，也从没有任何索马里派别领导人或区域内的赞助者因违禁而被追究责任；因而人们普遍感觉“一切照旧”的情况会无限期持续下去。至少有一次，专家团发现民兵拥有显然是新的武器、制服和装备，当时否认接受过军火的那位政治领导人也在场。

23. 虽然存在着这些持续公然违反武器禁运的行为，但还是应当指出，绝大多数被调查的案件涉及的武器和弹药数量均较少。索马里普遍存在的贫穷和派别之间有限而零星的冲突决定了不需要很多武器。尽管据报道一些派别领导人和商人可以动员 1 000 多名民兵，但索马里的战斗一般是由少数只经过初级训练，纪律涣散的民兵进行的，一般只能持续几天，弹药和其他补给品如燃料就会用光。

24. 索马里是一个一贫如洗的国家，所以军阀和派别领导人必须不断设法筹集资金，为民兵发薪和购买武器，更重要的是购买弹药。一般的军阀都只有几天的武器和弹药储备，用完之后他们就必须重新整编、重新补给，或者从国内市场（如果他们有钱的话），或者从外部支持者那里得到武器和弹药。

25. 1990 年代初的政治运动基本上都和部族有关，但他们却有可称之为国家性的政治目标——即为所有的索马里人建立一个新政府。今天领导这些“政治运动”的人在很大程度上仅仅代表自身及部族狭隘分支的利益。

26. 由于没有正常运作的中央政府，索马里的私营部门成为公共服务的主要提供者。如，支助地方伊斯兰法院的主要是商人。关于索马里的任何未来计划，包括继续监测武器禁运，都应当有索马里商业界的参与。

27. 另外需要补充一点，索马里的安全水平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时间大不相同。例如，寻求国际社会承认其独立地位的自称的索马里兰共和国，其局势相对比较和平和稳定，民主机构的发展也很令人鼓舞。寻求在统一的索马里境内享有自治权的蓬特兰的局势也比较稳定，直到最近被前总统阿卜杜拉·优素福上校军事接管（他对其继任者的合法性提出质疑）。相反，摩加迪沙则分裂严重，那里军阀之间冲突频繁，并对联合小部族的民兵组织进行着脆弱的控制；据可靠估计，仅在摩加迪沙一地就有 15 000 名独立民兵。

28. 2001 年 3 月，在吉布提的阿尔塔经过广泛讨论，建立了一个名义中央政府即过渡时期全国政府，该政府得到联合国和一些区域组织如非洲联盟和阿拉伯国家联盟的承认，但目前还没有得到双边承认。管理不善和腐败的指控使过渡时期全

<sup>3</sup> Mohamed Sahnoun，《索马里：错失良机》（华盛顿，美国和平学会，1994 年）第 39 页。

国政府遭到损害，部长间的争端又使其四分五裂，它目前只在摩加迪沙和索马里南部地区实行最低限度的控制。<sup>4</sup>

29. 应当注意到，在专家团进行调查期间，政府间发展管理局主办的索马里民族和解会议在肯尼亚的埃尔多雷特召开，目前尚未结束。专家团认为它向安全理事会提出的建议会为执行最终和平协定发挥积极作用。重要的是要认识到所有参与谈判的各方于 2002 年 10 月 27 日签署了《关于停止敌对行动和索马里民族和解进程的结构与原则的宣言》（《埃尔多雷特宣言》）。宣言第 2 条第 4 和第 5 款分别要求签字方全面执行联合国索马里武器禁运（安全理事会第 733(1992) 号决议），并请国际社会对武器禁运进行实地监测和遥控，并保障其代表不受妨碍和安全地展开工作。

30. 尽管参加会议的所有派别都在邻国的见证下签署了《埃尔多雷特宣言》，多数派别仍然继续争斗并进口或接受武器。

### 流向索马里派别的武器

31. 索马里武器市场的武器有的来自国外，有的来自国内，对于多数索马里人来说这些市场之间几乎没有差别。这主要是因为武器、弹药和现金可完全互换。军阀和民兵组织成员经常将多余的武器弹药卖到当地市场，来筹资购买其他物资，如食品和阿茶，而其他的军阀在要开战时常常购买这些武器弹药。因此，虽然有一些外部支持者会直接提供武器，但很多的武器弹药不会始终掌握在这些派别手中。相反，如果其他的外部支持者提供财政支助，如果没有足够的财政保障措施，这些支助很容易被用来购买武器和弹药。专家团很容易地从索马里军火市场上买到了各种不同的军用弹药（见附件三），而且想要的话，还可以买到各种军事武器。

表 1

2002 年 12 月索马里当地武器和弹药的价格

(美元)

#### 武器

架在卡车上的 ZU-23 23 毫米 AAA	5 000 至 80 000
架在卡车上的 37 毫米 AAA	35 000 至 40 000
架有一挺重机枪的 Abdi Biile 越野车	15 000
PKM 机枪	2 500 至 3 000

<sup>4</sup> “Corruption scandal hits transitional government,” 综合区域信息网，2001 年 6 月 28 日；以及对 Mohamed Ulussow 的访谈，2002 年 12 月 25 日，迪拜。

---

 武器
 

---

RPG-7 火箭榴弹发射器	500
AK-47 突击步枪	120 至 250
马卡罗夫手枪	500
TT 手枪	150 至 200
弹药	
ZU-23 炮弹	每发 20
AK-47 子弹	每发 0.20 至 0.30
PKM 子弹	每发 0.80
TT 手枪子弹	每发 0.50

---

32. 能表明内部武器市场规模的一个例子是军阀兼商人穆罕默德·肯雅雷，他显然没有得到什么外部的支持，却通过从摩加迪沙的军火市场和其他派别的军官那里购买武器和弹药，积累了大量的武器储备。<sup>5</sup>



架设重机枪和防空武器的轻型卡车，一般称为“技术兵器”。

---

<sup>5</sup> 2002 年 10 月 28 日在肯尼亚的埃尔多雷特和 2003 年 1 月 22 日在索马里对穆罕默德·肯雅雷·阿·弗拉赫进行的访谈。

## 外部支持增加的趋势

33. 索马里出现的一个重要趋势是军阀在缓慢而持续地衰落，而与此同时索马里军阀/商人相对势力在增强。1990 年代初，随着索马里陷入混乱，政客、有政治关系的商人、或索马里的高级军官成了“大人物”(一般都是男性)，他们在西亚德·巴雷政权最腐败的时期聚敛了大量个人财富，并从各自的部族或小部族索取现金捐款。

34. 穆罕默德·法拉赫·艾迪德将军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是前驻印度大使，原索马里联合大会军事领导人，战绩是占领摩加迪沙——夺取索马里国民军储存的大部分武器和弹药，并同其他派别进行军备竞赛(其他派别不得不从国外购买武器和弹药)。

35. 另一个例子是阿里·马赫迪，他在西亚德·巴雷下台后，被任命为索马里总统。他在西亚德·巴雷垮台前后积累了大量个人财富和财产。例如，据证人讲，阿里·马赫迪从索马里远洋捕捞公司的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法拉·穆尼娅那里索要和收受贿赂 500 000 美元，作为交换，阿里·马赫迪同意将原先属于索马里共和国的五艘渔船的所有权转让给法拉·穆尼娅。<sup>6</sup>

36. 除个人所得外，阿里·马赫迪和当时任司长的哈吉·阿里伙同任索马里中央银行行长的阿里·阿布迪·阿迈勒从后者任西亚德·巴雷政府中央银行司长时在瑞士银行开立的账户中支取了至少 1 000 万美元。在 1990 年和 1991 年前后这段时间，索马里共和国接受了科威特赠送的 7 000 万美元。这笔钱存在瑞士银行，大约 2 000 万美元被支取，用来为索马里航空公司购买一架波音 720 飞机。其余存款被阿里·马赫迪的政府接管。(目前，还没有搜集到关于该账户的独立情报，瑞士政府也尚未查到该账户或资金。)

37. 至少有部分资金很可能被阿里·马赫迪用来从国际军火商蒙齐尔·卡萨尔那里购买武器(见第 41 至 48 段)。

38. 然而从 1990 年代中期起，像阿里·马赫迪这样的派别领导人的势力开始衰落，因为他们的个人财富明显减少(或者是他们不愿意使用个人的钱)，而部族的成员，尤其是生活在国外的部族成员越来越不愿意为部族领导人筹集资金，因为他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这些领导人不是在为了保护自己的部族而战，而是为了夺取权力和为个人敛财而战。

39. 在许多早期的领导人丧失影响力的同时，一个新的群体，即军阀/商人在索马里的势力却越来越强。据一些索马里专家讲，过渡时期全国政府的大部分权力

<sup>6</sup> 2003 年 1 月 15 日在内罗华对索马里事务监测委员会主席进行的访谈，2003 年 1 月 4 日在伦敦对索马里兰驻英国代表团团长奥斯曼·艾哈迈德·哈桑的访谈。穆尼娅先生从也门继续管理索马里远洋捕捞公司船队。

都掌握在有权有势的商人集团手里，他们提供一系列的服务，包括为政府的重要人物提供保安和车辆，并同反对过渡时期全国政府的军阀作战。<sup>7</sup>

40. 由于无法筹集足够的资金，一些派别领导人，如阿卜杜拉·优素福上校，穆罕默德·侯赛因·阿迪德、穆罕默德·赛义德·赫西(摩根)将军和哈桑·穆罕默德·努尔“Shatigadud”上校转而向区域赞助者寻求支持。后者根据自己的财力，或者直接提供武器和弹药，便利向他们支持的派别运送武器，或者提供现金。

#### 案例：国际禁运破坏者卡萨尔和 M. V. Nadia 号船

41. 安全理事会于 1992 年 1 月对索马里实施武器禁运，此后不到六个月，卡萨尔就开始利用他的能力和关系破坏禁运。在一系列的交易中，卡萨尔和他的同伙安排将波兰的武器和弹药运往克罗地亚和索马里，而这两个国家都是联合国实施武器禁运的国家(卡萨尔的波兰同谋因为违反了波兰武器出口管制目前正被起诉。)

42. 自 1980 年代起，<sup>8</sup> 卡萨尔多次访问波兰，当时的波兰政府是许多冲突方获得武器的方便来源：例如，尼加拉瓜反政府分子就通过卡萨尔购买波兰的武器。多年来，他改进了军火交易商运用的交易手段来逃避软弱无力的武器出口管制。

43. 在向克罗地亚和索马里销售武器的交易中，卡萨尔的主要共犯是当时任波兰一家武器贸易公司 CENREX 经理的耶日·登博夫斯基，显然他是在 1980 年代在贝鲁特任商务专员时第一次遇到卡萨尔的。<sup>9</sup>

44. 第一批武器运送的目的地是克罗地亚——表面上的目的地是也门。在申请出口许可时，耶日·登博夫斯基出示了蒙齐尔·戈利翁(蒙齐尔·卡萨尔的化名)<sup>10</sup> 签的一份合同，后者持有也门人民民主共和国国防部的委托书和该国的一份最终用户证书，证明合同涉及的货物不会在未经波兰同意的情况下转口到另外的国家。问题是 1990 年 5 月也门人民民主共和国就不存在了，它同阿拉伯也门共和国合并，成立了也门共和国。

45.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向波兰起诉人做出的陈述中，授予出口许可的官员声称文件的真实性没有引起怀疑。当时，波兰当局并不向驻外使馆核查外国文件的真实性。

<sup>7</sup> Andre Le Sage, “Somalia:Sovereign disguise for a Mogadishu Mafia”, Review of African Political Economy, 第 29 卷, 第 91 号, 2002 年 1 月。

<sup>8</sup> 2002 年 11 月 20 日在华沙对波兰情报局进行的访谈。

<sup>9</sup> Piotr Adamowicz, 《从波兰走私》，2000 年 1 月 2 日, Rzeczpospolita(华沙), 2000 年 1 月 6 日在 FBIS。

<sup>10</sup> 国际刑警组织的情报表明卡萨尔有好几个化名和假护照。

46. 第二次运送——这一次目的地是索马里——进行得不那么顺利。这次，文件引起了怀疑，登博夫斯基被迫为运送的货物寻找其他官方掩护。对他来说很幸运的是，1992年5月波兰国防部向新成立的拉脱维亚武装力量赠送各种军用装备，在此期间，登博夫斯基会见了当时任拉脱维亚武装力量采购主任的 Janis Dibrancs，他很愿意成为登博夫斯基的同谋。至于索马里那笔交易，Dibrancs 同意签署合同，从而允许从波兰出口 40 支 TT 手枪，1 000 支 PPS 冲锋枪，301 支 AK-47 突击步枪，30 支 RP 冲锋枪，160 支 RPG-2 火箭发射器，100 枚手榴弹，3 450 000 发 7.62 毫米 AK-47 步枪弹药，还有 10 000 颗迫击炮弹，以此来交换拉脱维亚武装力量免费获得多余的武器。<sup>11</sup> Dibrancs 声称他通知了拉脱维亚国防部，而国防部长则称他从未见过合同，而且即便见过，他也看不懂，因为他不懂英语 (Dibrancs 正在接受拉脱维亚检察长的调查)。<sup>11</sup>

47. 1992 年 6 月 10 日，波兰海关当局给予 M.V. Nadia 号船出关许可，文件上说运送的整批货物是给拉脱维亚国防部的。然而，实际上有两套表格，一套是拉脱维亚国防部货物表格 (见附件四)，另一套则是转运货物表格。第二套 (见附件五) 中也包括也门人民民主共和国文件，同证明货物是运往也门的第一批货物的文件类似 (附件五)，该套文件由 CENREX 的一个雇员携带，他在到达拉脱维亚时向 Dibrancs 出示。<sup>11</sup> 穆罕默德·穆瓦利姆也在 Antonias Bostani 船长的船上，他至少告诉了一个船员，他是负责监督武器运送的索马里武装力量军官。<sup>12</sup>

48. 1992 年 6 月 14 日，M.V. Nadia 轮停靠在拉脱维亚的 Liepaja 港，并卸下了 300 支 AK-47 和 250 000 发 7.62 毫米弹药。在拉脱维亚，Dibrancs 签收了整批货物，但事实上，M.V. Nadia 号带着大部分货物离开港口，驶往索马里海岸之外的会合点。在那儿，在索马里军官穆罕默德·穆瓦利姆的监督下，货物在几个夜晚被转移到另一艘船上，这显然是索马里远洋捕捞公司拥有的一艘渔船，至少有一部分货物被运到索马里的 Adale。<sup>13</sup> (索马里远洋捕捞公司总裁法拉·穆尼亞否认运输武器。<sup>14</sup>)

## 埃塞俄比亚

49. 埃塞俄比亚在索马里公开扮演军事角色。它不仅是许多索马里派别获得武器的主要来源——起初由私人提供 (1990 年代初期)，后来大多由政府提供——而且

<sup>11</sup> 国际刑警组织。

<sup>12</sup> 专家团存档的船员正式名单。

<sup>13</sup> 国际刑警组织，以及 2003 年 1 月 25 日在索马里对参与交易的索马里人进行的访谈。1996 年，波兰当局吊销了 CENREX 的军火交易执照，并决定对登博夫斯基和他的同伙进行刑事起诉。波兰起诉人说已经发出了对卡萨尔的逮捕状。1997 年，拉脱维亚当局对 Dibrancs 及其同伙进行刑事起诉。2000 年 5 月，对他提出了刑事指控，但由于诉讼时限的原因，对 Dibrancs 的指控被停止审理。从 1990 年代中期起，波兰当局极大地改进了军火管制制度。

<sup>14</sup> 2003 年 1 月 21 日在也门的亚丁对法拉·穆尼亞的访谈。

还侵占了索马里部分地区。埃塞俄比亚第一次对索马里进行直接公开的，也许也是有理由的军事介入是在 1996 年和 1997 年，是对埃塞俄比亚的伊斯兰联盟活动包括恐怖袭击（见第 94 至 96 段）做出的反应。埃塞俄比亚的介入摧毁了伊斯兰联盟的军事能力。然而，从那时起，埃政府就开始以伊斯兰联盟的威胁为理由干预索马里内政。

50. 第一个已经确认的曾接受埃塞俄比亚政府提供的武器弹药的是阿里·马赫迪。据说 1997 年他收到了六卡车的弹药，送到了摩加迪沙的 Panorama 酒店。<sup>15</sup> 1997 年，埃塞俄比亚军方还在埃境内培训索马里民族阵线（索民阵）的 1 200 名成员并向其提供武器装备。索民阵主席 Abdirizak Isak Bihi 上校承认埃塞俄比亚向他的民兵提供了各种武器弹药。<sup>16</sup>

**表 2  
1997 年 6 月向索马里民族阵线提供的武器弹药**

武器型号	数量	弹药数量
AK-47 突击步枪	1 008	252 000 发
12.5 毫米勃郎宁 .50 口径重机枪	9	14 850 发
82 毫米迫击炮	9	450 枚炸弹
82 毫米 B-10 反坦克炮	9	450 发炮弹
PKM/PKT 机枪	12	6 000 发
37 毫米高射炮	1	1 500 发
23 毫米高射炮	1	1 500 发

51. Bihi 上校声称，在与埃塞俄比亚结盟期间，他总共收到的弹药约为上表所列数量的四倍。随后对索马里专家的访谈证实 Bihi 上校在那段时间是埃塞俄比亚的亲密盟友，对同埃塞俄比亚关系密切的索马里派别领导人的访谈表明这些指控非常可信。<sup>17</sup>

52. 埃塞俄比亚在索马里西部有很强大的军事存在，并继续向索马里和解与恢复理事会的各派别提供军事援助。2002 年 7 月，一名访问过拜多阿的国际观察员亲

<sup>15</sup> 2002 年 10 月 29 日对阿里·马赫迪的前政治顾问阿卜杜勒拉赫曼·穆罕默德·贾马拉进行的访谈；2003 年 1 月 25 日在埃尔多雷特对阿里·马赫迪的前支持者的访谈；2003 年 1 月 25 日在索马里进行的访谈。

<sup>16</sup> 2002 年 12 月 8 日 Abdirizak Isak Bihi 上校的陈述，题为“埃塞俄比亚通过其与盖多地区的边境向索马里运送武器”。

<sup>17</sup> 2002 年 10 月至 2003 年 1 月专家团调查期间，在埃尔多雷特和内罗毕对索马里各派别领导人的访谈。

眼看到写有阿姆哈拉文字的弹药箱。<sup>18</sup> 其他的国际观察员也报告看到甚至遇到过埃塞俄比亚军官。<sup>19</sup>

53. 埃塞俄比亚曾几次在索马里展开相当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据报道第一次大规模攻击发生在 1996 年 8 月和 12 月，当时埃塞俄比亚军事部队袭击了索马里盖多地区的伊斯兰联盟营地。Bihi 上校说，埃塞俄比亚军队于 1997 年 6 月卷土重来，在盖多地区的 Dolow, Luuq 和 Beledhawa 建立了长期基地，直到 2001 年 2 月。<sup>20</sup>

54. 1999 年 6 月初，埃塞俄比亚在索马里的军事存在更加强大，据报道一小队埃塞俄比亚军队在坦克、几门大炮和攻击直升机的掩护下协同 1 000 多名拉汉温抵抗军的民兵在拜多阿袭击了侯赛因·艾迪德的索马里民族同盟和奥罗莫解放阵线（埃塞俄比亚叛军）的部队。埃塞俄比亚和拉汉温抵抗军的联合军队将侯赛因·艾迪德的军队赶出了拜多阿，结束了他对索马里南部大部分地区的控制。

55. 后来多数联合军队从索马里撤出，但仍有一些埃塞俄比亚军队滞留，埃塞俄比亚继续对索马里内政进行军事干预。最近的一次事件是埃塞俄比亚军事人员在贝里特温以北 35 公里，距埃塞俄比亚边界 10 公里的 Deefow 村处抓捕了两名国际援助官员及其司机和两名警卫，两名官员一名是为拯救儿童（英国）工作的，还有一位是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索马里粮食安全评估股的干事。当时两名官员正在执行官方的定期监测任务，评估贝里特温地区的粮食安全状况，Deefow 也是该地区的一部分。他们于 2002 年 8 月 9 日被无条件释放，没有受到伤害。<sup>21</sup>

56. 除了索民阵外，埃塞俄比亚还为拉汉温抵抗军提供培训和武器弹药。据最近脱离拉汉温抵抗军，与现任主席哈桑·穆罕默德·努尔“Shatigadud”公开冲突的第一任副主席 Sheikh Adan Madobe 说，应拉汉温抵抗军的要求，埃塞俄比亚于 1996 年开始为他们训练民兵。后来培训规模扩大，2001 年 8、9 月份，7 名埃塞俄比亚军官在索马里的 Manaas 营地对 3 000 多名拉汉温抵抗军民兵进行了为期二个星期的训练。<sup>22</sup> 哈桑·穆罕默德·努尔“Shatigadud”也承认他的军队接受了埃塞俄比亚军队的培训。<sup>23</sup>

<sup>18</sup> 2002 年 1 月 11 日在内罗毕对一名国际观察员的访谈。

<sup>19</sup> 2002 年 9 月 18 日和 10 月 26 日在伦敦对国际观察员的访谈。

<sup>20</sup> 2002 年 12 月 8 日 Abdirizak Isak Bihi 上校，“埃塞俄比亚通过其与盖多地区的边境向索马里运送武器”。又见 Ken Menkhaus, 1999 年在内罗毕为联合国索马里发展办事处准备的论文《对盖多地区施政的研究》。

<sup>21</sup> 2002 年 8 月 19 日索马里援助协调机构执委会写给埃塞俄比亚驻内罗毕使馆穆拉德·穆萨的信。存档。

<sup>22</sup> 2002 年 11 月 26 日在埃尔多雷特对 Sheikh Adan Madobe 的访谈。

<sup>23</sup> 2002 年 10 月 27 日在埃尔多雷特对哈桑·穆罕默德·努尔“Shatigadud”的访谈。

57. Madobe 和 Shatigadud 在访谈中都否认曾接受埃塞俄比亚提供的武器，但专家团认为事实并非如此。Shatigadud 在接受联合国秘书处人道主义援助协调办事处综合区域信息网访谈时承认他曾得到过埃塞俄比亚提供的武器。<sup>24</sup> 此外，拉汉温抵抗军过去和现在都是索马里和解与恢复理事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58. 2001 年 3 月，在于埃塞俄比亚的阿瓦撒举行的会议上，埃塞俄比亚支持成立了索马里和解与恢复理事会，主要目的是破坏过渡政府，因为埃认为过渡时期全国政府对其利益构成了威胁。从那时起，埃塞俄比亚一直支持索马里和解与恢复理事会的成员，对他们进行培训并提供数量有限的武器弹药。索马里和解与恢复理事会的一名主席侯赛因·艾迪德承认埃塞俄比亚向理事会所有成员的民兵武装提供武器和弹药。<sup>25</sup> Mohamed Dhere 的哥哥，Salad Dhere，Jowhar 政府的主席，也是埃塞俄比亚的盟友，他也承认他的组织接受过埃塞俄比亚的训练和武器。<sup>26</sup>

59. 索马里爱国运动(索爱运)司令，索马里和解与恢复理事会的另一名成员穆罕默德·赛义德·赫西·“摩根”将军也承认他的军队曾接受埃塞俄比亚的训练。<sup>27</sup> 他否认接受埃塞俄比亚提供的武器和弹药，但专家团更相信与他的说法相矛盾的证人的话。摩根将军的前副手 Ali Shire 说，2001 年 8 月，当摩根将军最后一次试图夺回基斯马尤时，埃塞俄比亚向其提供了武器和后勤支持。<sup>28</sup>

60. 蓬特兰的总统阿卜杜拉·优素福上校目前是埃塞俄比亚最重要的盟友。优素福上校曾当选蓬特兰总统，后来在选举中败给了贾马·阿里·贾马。2002 年春夏，依靠埃塞俄比亚提供的大量军事装备，他夺回了对蓬特兰的控制权(贾马·阿里·贾马也声称埃塞俄比亚的军队参加了战斗，但专家团无法对此进行独立证实。)<sup>29</sup> 从那时起，显然阿卜杜拉·优素福继续定期从埃塞俄比亚得到武器弹药，虽然数量可能有限。

#### 案例：用卡车运送武器给阿卜杜拉·优素福上校

61. 2002 年 3 月 16 日，一批武器从埃塞俄比亚边界附近的 Gode 镇运送给了阿卜杜拉·优素福上校(蓬特兰总统)。共有四辆卡车，由三辆埃塞俄比亚陆军装甲车护送。为此次武器运送提供便利的是埃塞俄比亚军官塔拉胡姆·阿斯法少校。收货人是阿卜杜拉·阿里·米尔“阿拉耶斯”上校。货物被运送到了 Abqale 和加洛威镇。<sup>30</sup>

<sup>24</sup> 2002 年 2 月 4 日“综合区域信息网对哈桑·穆罕默德·努尔·‘Shatigadud’”的访谈。

<sup>25</sup> 2002 年 10 月 16 日在埃尔多雷特对侯赛因·艾迪德的访谈。

<sup>26</sup> 2003 年 1 月 26 日在埃尔多雷特对 Salad Dhere 的访谈。

<sup>27</sup> 2002 年 10 月 29 日在埃尔多雷特对摩根将军的访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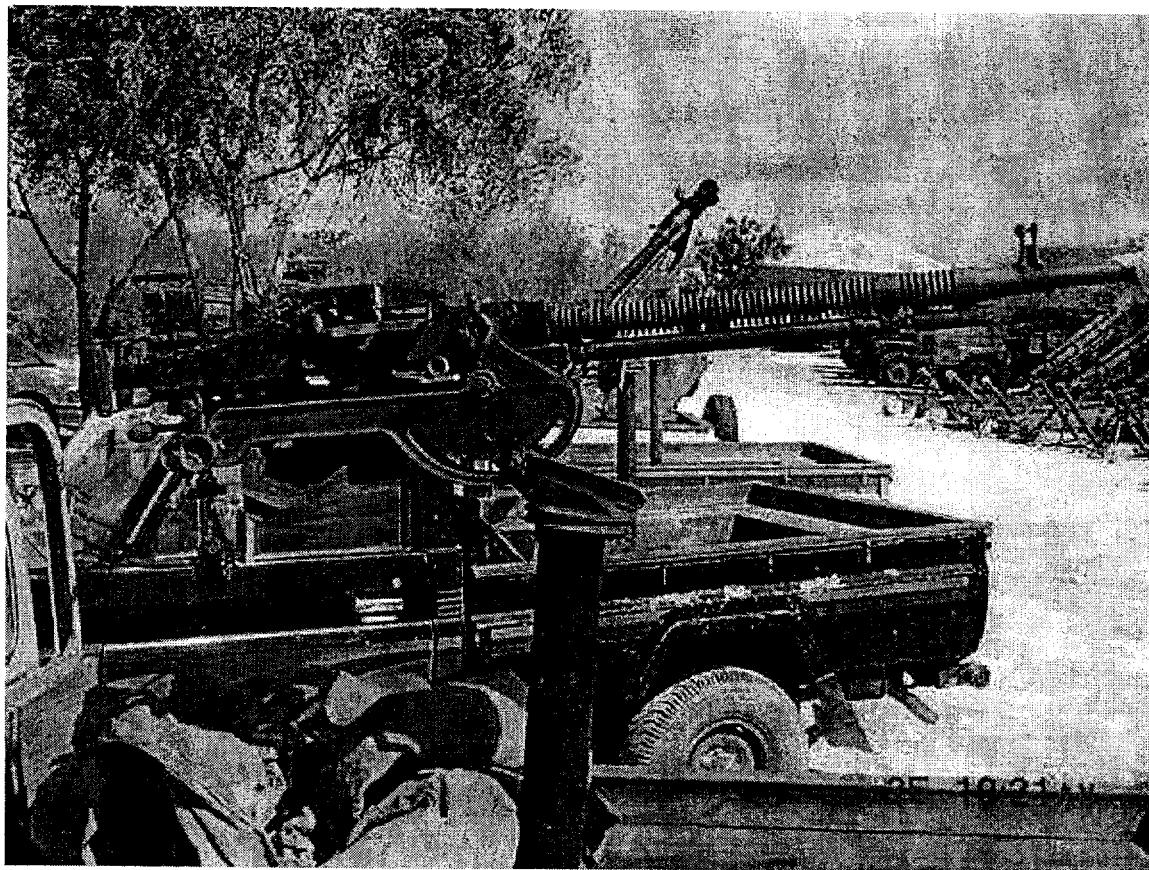
<sup>28</sup> 2002 年 10 月 27 日在埃尔多雷特对 Ali Shire 的访谈。

<sup>29</sup> 2002 年 10 月 27 日在埃尔多雷特对贾马·阿里·贾马的访谈。

<sup>30</sup> 2002 年 12 月 9 日至 11 日在索马里对索马里民间社会和商业界的访谈。

卡车中的货物有：

- 19 门 B-10 反坦克炮和弹药
- 8 挺 DSHK 重机关枪和弹药
- 55 挺 PKM 机关枪和弹药
- 47 支 AK-48 突击步枪和弹药
- 35 支 OG-3 突击步枪和弹药
- 10 支 P-9 手枪和弹药



架在轻型卡车上的 DSHK 重机枪(背景中是其它武器)。

### 厄立特里亚

62. 厄立特里亚一直是索马里各集团的武器和弹药主要供应国。随着厄立特里亚和埃塞俄比亚之间的战争转变成一场旷日持久的血腥僵局，索马里成了交战方之间的第二战场。厄立特里亚决定支持侯赛因·艾迪德；他是其父在摩加迪沙战斗中被狙击手打死之后担任索马里联合大会主席职务的。作为回报，侯赛因·艾迪德显然承诺允许奥莫罗解放阵线从索马里境内的基地开展活动。遗憾的是，厄立

特里亚和埃塞俄比亚之间战争所造成的敌对情绪仍在持续，并且明显在继续促使厄立特里亚支持那些对埃塞俄比亚怀有敌意的各派别。

63. 侯赛因·艾迪德承认厄立特里亚政府在 1999 年支持过他的部队。据艾迪德说，厄立特里亚政府向他驻扎在索马里马尔卡的部队发运了三船物资，其中包括二船军用装备和一船粮食。<sup>31</sup>（见第 65 至 73 段）。此外，厄立特里亚政府在准备用船发运这些武器的过程中，还用飞机向摩加迪沙附近 Balidogle 机场的艾迪德部队发运了几批军用物品。

64. 侯赛因·艾迪德现在与埃塞俄比亚结盟。根据可信的索马里人和西方情报机构的报告，厄立特里亚目前支持过渡时期全国政府及其盟军。

#### **案例：索马里境内的代理战争**

65. 厄立特里亚通过空运和海运向侯赛因·艾迪德提供军事支持。

#### **空运情况**

66. 1998 年和 1999 年，一些商人以侯赛因·艾迪德的名义与设在迪拜的一家货运公司 Dahla 空运和海运服务公司的经理进行联络。其中一人为哈桑·穆罕默德·法拉赫，又名哈桑·艾迪德。此人是美国公民，是侯赛因·艾迪德的一个兄弟。法拉赫先生请 Dahla 公司提供服务，组织空运几批武器和军用物品。

67. 1998 年 7 月 2 日，Dahla 公司通过空运向摩加迪沙发运了 4 500 套军服、450 双军用皮靴，另外还有军用皮带。这些物资是中国南京华宁（译音）国际公司生产的，收货人的姓名是 Abdi Shakur Sheikh Hassan, Sharjah，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装载这批货物共 75 个集装箱的货轮 M. V. *Sky Blue* 号从中国大连启航，于 1998 年 5 月 30 日抵达迪拜港）。<sup>32</sup>

68. 1999 年 1 月，Dahla 公司雇员再次被要求从阿斯马拉向摩加迪沙发运货物。尽管这批货物的提单再一次提到了“制服和一般物品”，但货运代理公司的代表告诉专家团说，货物在厄立特里亚装运时由政府官员监督，货物里有一些箱子，里面装有武器和弹药。<sup>33</sup> 侯赛因·艾迪德承认，这三批空运货物里有军用物资：一批是军服，另外二批是武器和弹药。<sup>34</sup>

69. 根据采访 Dahla 公司雇员的情况，货运代理 Dahla 公司从来没有收到发运这批货物的运费，因为在厄立特里亚还是侯赛因·艾迪德应该支付运费方面存在一些争议。专家团有一份艾迪德亲笔信函的复印件。艾迪德的落款称谓是“主席”，

<sup>31</sup> 采访侯赛因·艾迪德，埃尔多雷特，2002 年 10 月 16 日。

<sup>32</sup> 货运单据表明货物从中国大连运到迪拜，然后从迪拜运到摩加迪沙；采访 Dahla 公司总经理，2003 年 1 月 30 日。

<sup>33</sup> 在迪拜的采访，2003 年 1 月。

<sup>34</sup> 采访侯赛因·艾迪德，埃尔多雷特，2003 年 1 月 26 日。

收信人是 Petros Solomon 阁下，并抄送 Tesfaldet 上校，要求厄立特里亚政府向 Dahlia 公司支付运费。该函提到这三批货物是由 Ilyushin 76 型飞机运送的。

70. 索马里民用航空看守局的飞行记录表明，这几次飞行是由 Ramaer 公司（又名 Ram Air 公司）经营的。该公司来自于俄罗斯联邦车里雅宾斯克，现已停业。Ilyushin 76 型飞机使用的飞行呼号是 RMY 4117，分别于 1998 年 1 月 15 日、16 日和 17 日降落在 Balidogle 机场。<sup>35</sup> 该飞机虽然使用 Ramaer 公司的呼号，但是从凤凰航空公司包租的，该公司是经营飞往索马里各地机场航班的几家主要包机公司之一。<sup>36</sup>

#### M. V. Yohana 号船

71. 一批数量大得多的军事装备是用船运到驻扎在索马里南部港口马尔卡的艾迪德部队的。第一批货物是 1999 年 2 月 15 日至 20 日发运的，当时，由厄立特里亚国有公司-厄立特里亚海运公司经营、悬挂厄立特里亚旗帜的 M. V. Yohana 号船向马尔卡发运了武器和军事装备。这一点得到了另外一艘船只运营记录的独立核实。当时这艘运载着救济食品援助的船只同时停靠马尔卡港，但必须等待 M. V. Yohana 号船卸完货之后才能使用驳船。M. V. Yohana 号船的货物中有三辆 Ferret 装甲车、三辆 BRDM 装甲侦察车以及各种二手武器和弹药，其中包括 300 万发 7.62×39 毫米子弹（供 AK-47 步枪使用）。<sup>37</sup>

72. 据报道，M. V. Yohana 号船还曾在 1999 年 5 月初运送过一些武器和大约 300 名奥罗莫解放阵线军队。<sup>38</sup> 厄立特里亚运送的第三批货物中包括食品和另外五辆 BTR (BTR 80 和 70) 装甲运兵车。<sup>39</sup>

73. 据报道，M. V. Yohana 号船后来还向索马里海岸航行过几次，但是厄立特里亚海运公司的运营经理声称，目前没有任何记录。专家团数次要求参观该船以检查该船运营记录并要求采访厄立特里亚海运公司总经理，但均没有得到该公司的理睬。

#### 也门

74. 在阿尔塔会议成立过渡时期全国政府之后不久，也门向该政府提供了少量军事援助。更重要的是，也门看来还是通过两个渠道提供武器的重要私人来源。第一，据说也门政府内有一些高级官员愿意提供也门最终用户证明，并为向过渡时期全国政府官员销售及运送武器提供方便（也门官员否认这一点）。第二，也门商人从也门普通百姓手中收购武器和弹药，然后用船运到需求和价格都高得多的索马里。

<sup>35</sup> Balidogle 机场存档降落记录复印件。

<sup>36</sup> 在迪拜的采访，2003 年 1 月。

<sup>37</sup> 同上。该船的到达和卸货情况经过与当时在马尔卡的人进行数次面谈后得到证实，索马里马尔卡，2002 年 10 月 20 日和 21 日。

<sup>38</sup> 采访侯赛因·艾迪德，埃尔多雷特，2002 年 10 月 16 日。

<sup>39</sup> 同上。有人看到侯赛因·艾迪德的民兵坐在装甲运兵车上。

75. 据也门军事情报局局长 Ali A. al-Sayani 准将说，也门向拟议成立的过渡时期全国政府警察部队提供了制服和大约 300-400 件小武器，其中大多数是 AK-47 突击步枪。<sup>40</sup>

76. 也门还是武器和弹药的一个重要私人来源。过渡时期全国政府前总理（2000 年 9 月-2001 年 12 月）阿里·哈利夫·加莱德承认，过渡时期全国政府在 2001 年从也门采购了大约 60 万美元的轻武器和弹药（40 万美元武器弹药供政府使用，20 万美元武器弹药供商人私人使用，其中一大部分供 Mohamed Deylaf 一个人使用）。<sup>41</sup> 尽管这不是也门的官方交易，但也门高级官员以私人身份参与了交易。根据加莱德的说法，吉布提也为空运这些武器提供便利。<sup>41</sup> 另外还有一些可信的说法，认为这一关系仍在继续，并认为也门官员在过渡期全国政府采购武器弹药的其他场合也提供了类似援助。

77. 也门和索马里之间的较小规模私人武器贸易看来是索马里境内较新型的 PKM 机枪和弹药的主要来源，也是那些仅有的一点或根本没有外部支持的较小派别的主要武器和弹药来源，一般是通过中间人。

#### 案例：Alshadax 号船运输军火案

78. *Alshadax* 号是由来自于也门南部舍卜沃地区 Ataq 镇的也门商人 Husni Mohamed Hussein 所有和经营的一艘三角帆船（一种船体由木头制造、可以运载数百吨货物的船只），船长是 Abdallah Nur Gamidi，两名索马里经纪人 Mohamud Saya 和 Liban Yusuf Ahmed 包租这艘船运送武器。*Alshadax* 号从也门的穆卡拉出发，于 2001 年 8 月 19 日抵达 Boosaaso 以东大约 10 公里处的索马里港口 Marero Jetty，并据报在该港口将下列货物交给了两名索马里商人 Abduladi Yusuf Bare 和 Kutuboweyne（绰号）：

- 25 挺 PKM 机关枪和 9 500 发子弹
- 25 挺 RPG-7 型火箭发射器和 150 枚枪榴弹
- 410 支 AK-47 突击步枪和 3 500 发子弹

这些武器的最终客户据称是派别领导人/政客贾马·阿里·贾马。<sup>42</sup>

#### 吉布提

79. 根据当地和国际两方面的消息来源，吉布提也是向索马里，主要是过渡时期全国政府转运武器的一个重要地方。尽管吉布提官员声称没有提供什么直接支持，但他们似乎提供了假的最终用户证明，并帮助他人进行组织，向索马里运输武器。

<sup>40</sup> 采访 Ali A. al-Sayani 准将，萨那，2002 年 12 月 16 日。

<sup>41</sup> 电话采访阿里·哈利夫·加莱德，2003 年 1 月 31 日。

<sup>42</sup> 采访索马里民间社会和商人，索马里，2002 年 12 月 9 日至 11 日。

80. 在保加利亚，军火商 Petar Bonchev 明显参与了利用吉布提最终用户证明，为索马里各派采购武器的活动。<sup>43</sup> 专家团会见了 Bonchev 先生。他承认在 1999 年和 2000 年参与了他所说的一笔军火交易的“预备谈判”。Bonchev 先生无法提供关于这些谈判的任何文件资料，但他承认，吉布提最终用户证明涉及到大约数千支 AK-47 突击步枪、500 万发子弹以及数目不详的机关枪和火箭榴弹。文件表明，吉布提警察部队是这些武器的最终用户。Bonchev 先生不愿意向专家团提供参与交易的其他各方以及在保加利亚与他联系采购这些武器的买主的姓名。他告诉专家团说，这笔交易最终告吹，因为买主不能向他提供必要的资金担保，也因为他只希望和有执照的公司做生意。但 Bonchev 先生本人也没有销售军事装备或充当经纪人所需的执照。

81. 此外，专家团在灰色市场上发现了一些吉布提最终用户证明。这些最终用户证明大大超出了吉布提很小的年度防务需求（该国部队，其中包括警察部队，总人数为 9 850 人）。<sup>44</sup> 几个国家的军事装备经纪人告诉专家团，这些最终用户证明经常被所谓的“街头经纪人”用来在合法文件的基础上达成灰色市场交易。<sup>45</sup> 因此，许多国家对这些文件进行彻底检查，或者干脆拒绝接受这些国家发出的任何订单。<sup>46</sup>

82. 专家团从保加利亚当局得到了这样一份文件。这份文件是一位名叫 Mohamed Ali Ahmed 的人出具的。此人持也门外交部签发的外交护照，并有一份日期为 2002 年 4 月 5 日的授权书，授权他以吉布提总统军事内阁的名义进行第 61/CM 号交易。保加利亚拒绝批准出口许可证的这一交易得到了专家团获得的一份最终用户证明（见附件六）的“授权”，该最终用户证明列出了下列武器清单：<sup>47</sup>

表 3

吉布提为总统卫队进口武器开具的最终用户证明

货物名称	数量
AK-47 突击步枪	2 000
AK-47 突击步枪用子弹 (7.62×39 毫米)	2 000 000
RPG-7V 型榴弹发射器	50
OG-7V 型火箭 (用于 RPG-7 型榴弹发射器)	2 000
PKM [错印为 PKC] 型机关枪	40

<sup>43</sup> 这一情报是在一国情报机构的帮助下获得的，并得到了保加利亚执法机构的证实。

<sup>44</sup> 国际战略研究所，《军事平衡，2002 年-03 年》（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03 年）。也可在 <http://www3.oup.co.uk/milbal/hdb/volume-102/Issue-01/> 上查阅。

<sup>45</sup> 采访 Petar Bonchev，索非亚，2003 年 1 月 9 日、22 日和 23 日。

<sup>46</sup> 一些国家尽管没有受到任何禁运，但在处理这些国家的最终用户证明时还是存有疑虑。一些国家的武器出口发证管理局对吉布提的最终用户证明进行格外认真的检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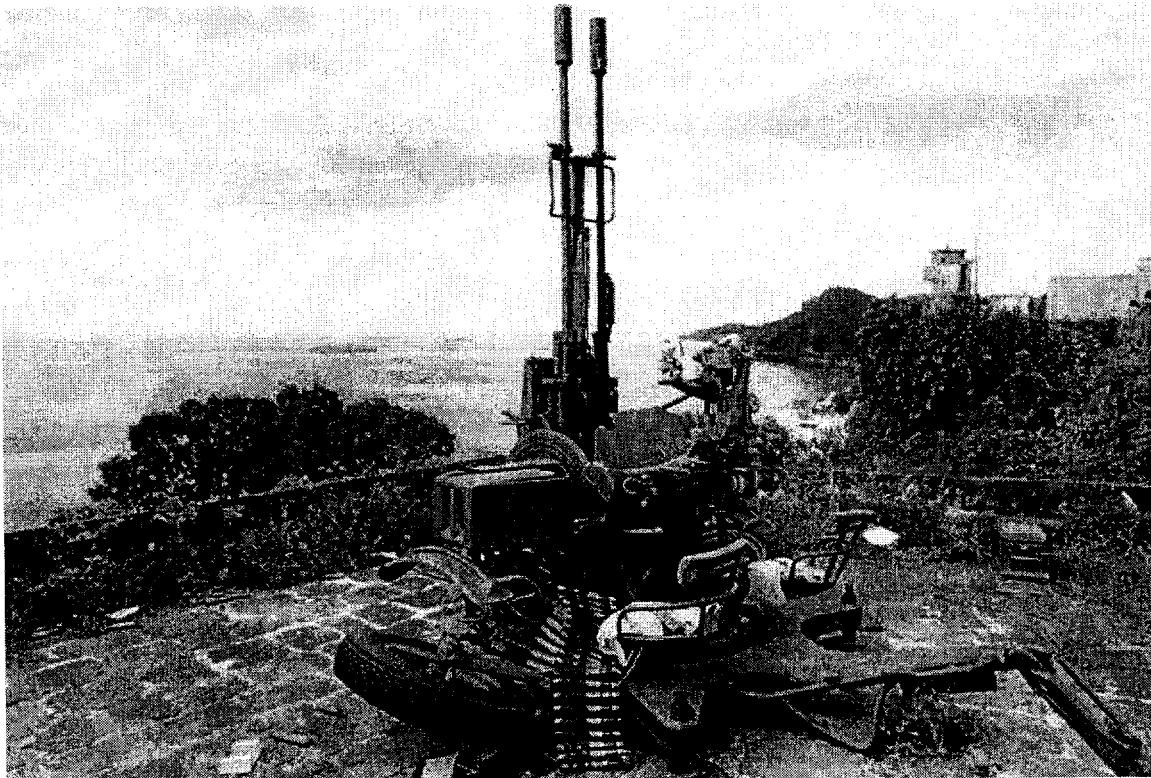
<sup>47</sup> 最终用户证明的日期是 2002 年 4 月 5 日。

83. 专家团想从那位持也门外交护照、但却以吉布提政府名义开展活动的商人那里获得更多资料。此人很可能代表索马里某一派别。

84. 此外，专家团还得到了另外一份为吉布提国家警察部队开具的吉布提最终用户证明(见附件七)。这份在黑市上流传并供销售的文件的日期是 2001 年 1 月份，<sup>48</sup> 可用来订购下列装备：

表 4  
吉布提为警察进口武器开具的最终用户证明

货物名称	数量
ZU-23 23 毫米高射炮	13
API-DSK 重机枪	60
PKM 型机关枪	110



85. 很明显，高射炮和机关枪不是警察用的武器，尤其是在和平的吉布提。吉布提军队中的确有 5 门 ZU-23 毫米高射炮。<sup>49</sup> 在索马里，ZU-23 毫米高射炮架在一

<sup>48</sup> 采访一个东欧国家，2003 年 1 月。

<sup>49</sup> 国际战略研究所，《军事平衡，2002 年-03 年》(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03 年)。也可在 <http://www3.oup.co.uk/milbal/hdb/volume-102/Issue-01/> 上查阅。

辆卡车上，索马里交战各方把它当作“技术兵器”使用。在保加利亚公司登记册上找不到这份最终用户证明的签约方 Panda 商务公司。<sup>50</sup>

## 埃及

86. 埃及政府承认向过渡时期全国政府的警察部队提供过训练和制服。<sup>51</sup> 索马里人也有许多可信的说法，认为埃及向过渡时期全国政府提供断断续续的军事支持。专家团的确从摩加迪沙军火市场上得到了一个埃及 Shabra 工程公司生产的一箱内装 7.62×39 毫米子弹的 50 个“正常子弹夹”(箱子尺寸为 19/152/80-81)。鉴于索马里冲突的性质，在实施武器禁运之前就进口这批子弹是不大可能的。

##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87.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直接向过渡时期全国政府主席 Abdikassim Salad Hassan 捐助了近 200 万美元。<sup>52</sup> 这笔捐款名义上打算用于支付过渡时期全国政府的业务费用和工作人员薪金，但和沙特阿拉伯及卡塔尔一样，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不要求过渡时期全国政府提供详细的资金用途说明。<sup>52</sup>

88. 据过渡时期全国政府一位前部长说，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在 2001-2002 年期间向过渡时期全国政府捐助过制服。<sup>53</sup> 此外，利比亚还捐助了 2 000 吨大米。这些大米本来要通过吉布提运输。然而，过渡时期全国政府一位没有透露姓名的代表通知利比亚政府，过渡时期全国政府无法将这批粮食运到摩加迪沙，因此就将这批大米在吉布提市场上销售。<sup>53</sup> 根据可靠的信息来源，销售这批大米所得收入用来支付商人 Mohamed Deylaf 向过渡时期全国政府提供的高息贷款。<sup>54</sup>

89.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还向过渡时期全国政府主席卫队和警察部队捐助了 10 部车辆(小轿车和面包车)和 1 700 套制服。然而，这些物品还没有运到索马里。

## 阿拉伯国家联盟提供的支持

90. 阿拉伯国家联盟大多数成员国给索马里的援助是根据阿拉伯国家联盟通过的一份决议提供的。该决议欢迎过渡时期全国政府努力实现全面和解并恢复和平与稳定，并决定向过渡时期全国政府提供 5 600 万美元的经费补助，以帮助该政府实施各项方案，恢复该国的和平与稳定(认捐的大部分款项显然从未捐出)。该

<sup>50</sup> 在保加利亚有一家名称类似的公司(Panda 商务)销售电脑和办公用品，但该公司没有军火贸易许可证。

<sup>51</sup> 索马里援助协调机构，《2001 年捐助者报告》，第 22 页。

<sup>52</sup> 采访非洲团结全国人民委员会技术合作事务助理秘书 Mohamed Taher H. Siala 和非洲团结全国人民委员会秘书处经济部主任 Mohamed Fakhir el-Krekshi，的黎波里，2003 年 2 月 1 日。

<sup>53</sup> 采访一个阿拉伯国家，2003 年 1 月 24 日。

<sup>54</sup> Andre Le Sage 著，《索马里：主权掩盖下的摩加迪沙黑手党》，《非洲政治经济回顾》，第 29 卷，第 91 期(2002 年 1 月)。

决议强调，联盟成员国政府不得干涉索马里的内部事务，并将协助过渡时期全国政府与邻国建立友好关系。然而在防止过渡时期全国政府利用这批援助来武装其民兵方面，明显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91. 据过渡时期全国政府一位前部长说，过渡时期全国政府从沙特阿拉伯财政部收到了 1 500 万美元，从卡塔尔收到了 300 万美元。这些钱都存入吉达国民商业银行的一个账户。<sup>55</sup> 国民商业银行账户内的钱用来支付过渡时期全国政府的行政费用以及民兵的费用(主要支出用途)，也就是训练、装备(不包括武器)、食品和薪金等等。根据专家团在力所能及范围内进行的调查，不论是沙特阿拉伯还是卡塔尔，都没有对该账户进行过什么监督，以确定其中一部分钱是否会用来采购致命军事装备。

92. 据过渡时期全国政府一位前部长说，其他国家都没有向吉达国民商业银行的账户拨过钱，但是科威特在阿尔塔会议之后立即向过渡时期全国政府提供了 50 万美元，苏丹和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都直接向过渡时期全国政府主席 Abdi kassim Salad Hassan 捐款。苏丹显然向 Hassan 主席捐助了 100 万美元。<sup>55</sup> 过渡时期全国政府一位前部长还说，苏丹在 2001-2002 年期间向过渡时期全国政府捐助了一些制服。<sup>55</sup>

93. 根据人权监察站提供的资料，看来苏丹在 1990 年代初期和中期向已故穆罕默德·法拉赫·艾迪德和伊斯兰联盟民兵提供过援助。<sup>56</sup> 埃塞俄比亚声称缴获了一些文件，其中详细列出了伊斯兰联盟的对外联系情况，其中包括在 1996 年 8 月 8 日和 9 日，以及在 1996 年 12 月份更长期间军事入侵索马里过程中，苏丹提供经费和训练的情况。<sup>56</sup>

## 国际恐怖主义

94. 与索马里有关的一个关切问题，尤其是 2001 年 9 月 11 日在美国发生恐怖袭击以后，就是由于索马里缺乏一个有效的中央政府，因此可能会成为国际恐怖分子的避风港。目前，这些担心似乎还没有成为现实。尽管专家团已经发现有足够的证据表明索马里伊斯兰好战集团伊斯兰联盟继续在索马里开展活动，但该组织的日程似乎主要是地方性的，<sup>57</sup> 其中包括与周边国家的其他索马里人聚居区进行联盟。然而，索马里由于缺乏一个有效的中央政府并且普遍存在无法无天的问题，因此可能成为小规模恐怖集团和恐怖物资的重要转运中心。

<sup>55</sup> 采访一个阿拉伯国家，2003 年 1 月 24 日。

<sup>56</sup> 人权观察站武器司，《全球贸易，地方影响：向苏丹内战各方转让军火》(纽约，人权观察站，1998 年 8 月)。可在 <http://www.hrw.org/reports98/sudan/> 上查阅。

<sup>57</sup> 只有几个索马里人因涉嫌参加基地组织而被捕，具体而言，有四名索马里人因涉嫌与基地组织联系而于 2002 年 7 月份在巴基斯坦白沙瓦被捕。Matt Bryden 著，《索马里危机带来的安全挑战和国际层面问题》，未付印论文，2002 年 9 月。

95. 伊斯兰联盟于 1991 年企图在基斯马尤, 一年以后企图在 Boosaaso 夺取政权, 但没有成功, 从而开始引起世人瞩目。自从那时以后, 据说该联盟参与了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境内的一些暗杀和恐怖袭击活动。一些人因为是该联盟的成员以及有关恐怖罪行而在埃塞俄比亚被判刑, 该联盟当时也声称对 1996 年发生在埃塞俄比亚的一些暗杀企图(成功的和不成功的)和恐怖袭击事件负责。<sup>58</sup> 在埃塞俄比亚对这些袭击做出反应, 对该联盟在索马里盖多地区的基地实施军事打击之后, 该联盟的军事实力大大削弱, 从而似乎已经将其主要工作转向改变索马里穷人的宗教信仰并提供社会服务方面。2001 年 9 月 11 日之后, 伊斯兰联盟放弃了最后营地, 明显是担心可能遭到美国牵头发动的打击。该联盟目前正努力通过政治和经济手段夺取政权, 据说在沙里亚伊斯兰教法庭(该法庭是索马里目前唯一一个正在运转的法庭)发挥重大影响, 并努力在商界, 尤其是在蓬特兰扩大影响。

96. 尽管索马里当地好战集团造成的恐怖威胁看起来没有人们担心的那样巨大, 但索马里由于缺乏政府及有效的边境管制, 可能会成为恐怖分子和恐怖物资的中转地。最近在肯尼亚蒙巴萨发生的恐怖爆炸事件就是一个例子(此前在内罗毕以及达累斯萨拉姆发生的爆炸事件也是这样的例子)。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 非索马里籍恐怖分子能够轻易穿过索马里领土, 抵达预定目标。

### **军火采购和军事行动的经费筹措**

97. 索马里境内的战斗主要以控制财产或可以征税的港口、机场、市场、桥梁或路口等创收基础设施为中心。控制了大片财产或者有稳固大量收入来源的索马里人, 不仅有了一增加军事资产的手段, 而且也有增加军事资产的迫切需要。由于没有有效的政府来保护财产权, 个人和集团的军事行动是唯一可行的办法。甚至不参与政治的商人也必须雇用及维持一些民兵, 以保护自己的投资。因此, 违反联合国武器禁运被认为是为谋求生存而无可避免的必要手段。

98. 即使生活在海外的索马里国民也被迫花钱请武装警卫保护自己在家乡的财产。尽管这类越境资助武装活动的行为可能被解释为违反禁运, 但应该将这些财产所有者及其行动与那些其唯一目的就是使敌对行动持续下去, 以便扩大的自己的财产和收入来源的人区分开来。这些人就是人们一般称作军阀的人, 以及他们日益普遍的同类, 即军阀/商人。

99. 尽管非洲联盟和阿拉伯国家联盟等政治实体以及索马里私营部门都公开表示愿意打击违反禁运者, 但索马里周边国家的政府连最起码的期望都没有满足, 其中包括对安全理事会第 1407(2002)号决议作出答复。<sup>59</sup> 从经济角度来看, 索马里的临时商业中心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应该是打击违反禁运的最重要盟国。然

<sup>58</sup> Matt Bryden, 前引, 以及 Andre Le Sage 著, 《伊斯兰联盟和伊斯兰激进主义在索马里的前景》, 《非洲政治经济回顾》, 第 29 卷, 第 92 期(2002 年 2 月)。

<sup>59</sup> 如需了解已经答复的国家名单, 请参看 S/2002/1430。

而，专家团希望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银行业监督当局和有关执法当局进行协商的努力受到了阻挠，理由是程序站不住脚。因此，需要该区域各国行动者，尤其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政府提供更加积极的协助，以防止出现违反安全理事会实行的武器禁运的问题。

### 军阀们目前的经济状况

100. 在索马里，尽管缺乏基本的经济机制，如保护财产权、执法、调控和监督当局、银行业甚至基础设施和公共工程的维护业，但索马里创立了非正规的贸易、服务体系和一些制造能力。在索马里目前基本上没有法律的环境下，这些体系的运转还算不错。正是由于总部主要设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迪拜的索马里商界的企业家精神，索马里经济才没有完全崩溃。

101. 然而，军阀及其大商人对辛勤劳动的小商人阶级却毫不照顾。这些军阀及其商人与传统有组织犯罪家族的敲诈勒索做法并无二致：越来越多的金钱要求、进贡钱财、“税”、杂费和安全保护费都在阻碍着正当商业企业的发展。这类额外的金钱负担损害了这些商业，限制了商人愿意在索马里投资的金额。

102. 在有些情况下，军阀的敲诈勒索阴谋促使那些受打击特别严重的企业，例如运输业，从事军火走私和其他报酬较高的非法活动，以弥补他们在收入上的损失。索马里普遍存在的无法无天问题所引发的这种不断蔓延的从事腐败和其他非法行为的趋势，长期来讲将成为一个严重问题。

103. 索马里大多数正当商业活动和所有不正当商业活动都是在国际承认的透明或会计标准框架外发达起来的。专家团有机会审查了一个设在迪拜，据说从事正当活动的索马里公司的账务。尽管该商人保留有销售协议、账单、甚至一些海运单据，但并没有系统一致的记录。甚至该公司的所有权结构也是以口头协议和信任为基础，并相信背叛将导致被排除在将来的商业机会之外。要想了解某些事实情况，从而评估某个商人是否参与了违反武器禁运的活动，就必须采访并审计该企业家的所有相关商业伙伴。

104. 索马里商业生活中另外一个复杂因素，就是该国有一种首先将企业建立在帮派关系之上的强烈倾向。索马里一家总部设在迪拜的航空公司的成立，只有在有关帮派头号商人 Mohamed Deylaf 明确给予支持之后才能成为现实。在实践中，支持或多或少是对某帮派给予并予以保护的一种垄断权的认可。很明显，帮派能够给予的，也能够收回。因此企业家承受着取悦最有权势的帮派成员的巨大压力。对于航空公司经营者来说，这可能意味着，需要他们向重要的政客提供免费运输服务，即使货物中有禁运物品也必须空运。企图逃避这些胁迫力量，就要面临无法接受的商业风险。只要国际社会没有表明遵守武器禁运有更大好处，那么经济现实和帮派的权势仍将是违反禁运的重要因素。

105. 此外，在2001年9月11日之后封闭巴拉卡特集团一事，严重损害了索马里合法商界以及数以千计的索马里赤贫家庭。将来对索马里实施任何制裁，都必须考虑到由此造成的对国际遵守要求的根深蒂固的不信任。这种遵守要求可能对索马里无辜百姓产生意料之外的有害影响。

#### 应特别关注的个人

106. 专家团认为，数十名索马里人违反武器禁运，并犯有其他行为，应严加检查。然而，通过下文对某些索马里人进行分析可以清楚看出，在掠夺、剥削索马里资源和基础设施与筹资出战之间显然存在联系。而这些个人恰好是这种互动关系的明证。

107. 奥斯曼·哈桑·阿里“阿托”。1990年春季内战爆发时，奥斯曼·哈桑·阿里“阿拉”已经发家，并占据有利的战略位置。他十几岁就开始从事建筑业，以后购置卡车和重型建筑机械，成为西方公司在索马里境内唯一可靠的建筑项目承包商。他能够进入难度最大的地盘，建造通往边远地区的公路，被索马里境内的国际石油公司经理称为“推土机先生”。他垄断了建筑业，早在其他军阀得势之前就获得了财富和权势。

108. 阿托以敏感的政治本能利用资金。内战期间，他资助穆罕默德·法拉赫·艾迪德打击阿里·马赫迪，1994年下半年又抛弃了他，因此引发了激烈战斗。他多次改换盟友，退出条约，背叛协定，一步一步地扩大自己的影响和军事实力。战争期间，他还大肆掠夺他人资产。

109. 阿托可以随时干预索马里的权力斗争，但是他本人和他全家却在国外安全生活。他的家人在内罗毕南“C” Sungara 庄园拥有住宅，在肯尼亚西北部埃尔多雷特战略位置重要的卡车场经营油罐车公司，获取高额利润。阿托从此地向布隆迪、卢旺达和乌干达三国运输汽油。据称，这一业务现在由他的亲属经营。<sup>60</sup>

110. 一些证人称，阿托除索马里护照外，还持有肯尼亚和美国护照，并可能持有意大利护照。还有人间接指称，阿托与意大利的利益团体有着经济和政治关系，并从中获得巨大利益。

111. 阿托是这样一个典型的行为者：他早期发家，拥有大量非法财产，继续在幕后发挥关键作用，煽动敌对行动、从战争中坐收渔利、创造条件大肆违反禁运。

112. 穆罕默德·德拉夫。穆罕默德·德拉夫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一举成为索马里最有影响力的军阀/商人之一。<sup>61</sup> 他今天的成功主要得益于吉布提商人的保护。

<sup>60</sup> 对肯尼亚政府官员的采访，2003年1月15日和16日，内罗毕。

<sup>61</sup> 小组多次努力，但无法采访到穆罕默德·德拉夫。

吉布提商人阿卜杜拉赫曼·博雷指定他为摩加迪沙代理，并与其分享利润丰厚的糖和香烟贸易。<sup>62</sup>

113. 在索马里危机期间，德拉夫为国际援助组织提供储藏设施和仓库，因此时来运转。他不仅为物资提供安全的储藏设施，还迅速筹集资金提供安全部队。但是，人们竟然普遍认为德拉夫是好人，是他促成在索马里设立多个人道主义援助项目。

114. 对于新创业者，他们千方百计想得到小集团高级商人德拉夫的恩准和保护（他的小集团还控制着摩加迪沙大部分的商业活动）。只要得到他的精神支持，新创业者就至少能在小集团内部享受某种垄断地位。以他的地位而言，他本人的财富与其集团成员的财富联系密切、难以区分。

115. 德拉夫最果断的商业决定之一，是筹集资金接管侯赛因·艾迪德在加拿大的印钞业务。他攫取资金，重创艾迪德，同时使自己的集团在阿尔塔会议上走上政治胜利之路。

116. 据称，德拉夫与奥斯曼·阿托一样，可以自由出入邻国和欧洲经济中心。他在摩加迪沙拥有住宅，他的家人在迪拜和欧洲国家的首都拥有房产。他持有多国护照，并不时得到联合国机构批准前往国外旅行。如果没有西方银行、更准确地说西方银行驻吉布提和迪拜分行的积极首肯和支持，这些都是无法办到的。

117. 德拉夫是一个举足轻重的行动者：他是索马里军事和政治斗争的主要推动者和受益者。他的民兵人数可观，在摩加迪沙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军事部队。索马里专家指出，这些民兵是过渡时期全国政府部队的核心。<sup>63</sup>

### **军阀和商人的创收活动**

#### **阿茶**

118. 阿茶是一种植物，咀嚼后会产生轻度的兴奋和刺激。阿茶在收获后，活性成分通常迅速分解，因此运输和销售网络必须高效有序。尽管后勤方面存在困难，但利益巨大的阿茶贸易已经成为索马里战争经济中的一大因素。

119. 内战开始后，阿茶的使用在索马里急剧扩大。民兵为克服恐惧和饥饿而咀嚼阿茶，许多非战斗人员则为了对付焦虑、不安和失业也咀嚼成习。一段时间后，妇女和青年也开始染上这一习惯。

120. 索马里兰接近埃塞俄比亚东部的阿茶种植区，保证了充分供应，索马里兰又相对和平、稳定，因此阿茶贸易未与“战争经济”发生联系。

<sup>62</sup> 对阿卜杜拉赫曼·博雷的采访，2003年1月18日，迪拜。

<sup>63</sup> 对索马里军阀的采访，2002年12月11日和12日，埃尔多雷特；对索马里专家的采访，2003年1月23日。

121. 但在索马里南部，来自肯尼亚的供应线十分遥远，阿茶的进口和销售势必与简易机场和控制机场的民兵发生联系。派别领导人很快就热衷于阿茶贸易，原因之一是阿茶贸易有助于“筹资购买武器并使部队保持效忠”；<sup>64</sup> 派别领导人中，有的直接参与阿茶进口，有的则与在肯尼亚的亲属和商业伙伴开设公司联合经营。朱巴谷的(索爱运阵)部队司令穆罕默德·赛义德·赫西“摩根”将军，为确保阿茶供应线运转正常，1999年第一季度曾两次前往肯尼亚尼亚贝尼地区；<sup>64</sup> 据报，艾迪德将军的索马里联合大会派别资助人奥斯曼·哈桑·阿里“阿托”，为从肯尼亚的近亲进口阿茶，早在1990年代初就购买了“蓝鸟”航空公司的股份。对于稳定控制阿茶供应的派别领导人而言，定期向民兵部队供应阿茶简便而又经济，同时也扩大了习惯和市场。

#### 肯尼亚的阿茶贸易

122. 肯尼亚出口的阿茶几乎都产自肯尼亚山东部的尼亚贝尼丘陵，并通过毛乌阿镇的市场。国内的阿茶贸易网络由Meru和索马里商人操纵，而肯尼亚的出口贸易几乎完全由索马里商人垄断。

123. 运往索马里的阿茶晚上在毛乌阿包装，连夜经公路运输，早上5点运抵内罗毕威尔逊机场，随即装上小型飞机运往索马里。“蓝鸟”航空公司是最大的阿茶运输公司，每月约有250个航班飞往索马里各地；其次为“骑士”航空，每月飞行60至70个航班；第三是“首都”航空，每月飞行50至60个航班。其他小型公司飞往索马里的航班较少。每天约有10个航班飞往索马里各地，其中6或7班飞往摩加迪沙，其余航班飞往Kismaayo、Baidoa、Galkayo、Baardheere和Beledweyne等小镇。飞机载运量从1250公斤(Kingair)到1600公斤(Let)不等。目前，肯尼亚每年共向索马里出口阿茶5 000至7 000吨。

124. 地缘政治毒品监察站报道，1993年肯尼亚对索马里的阿茶出口额估计为1亿美元，这一数字已为大家接受。<sup>65</sup> 但是为本研究报告所作的初步研究表明，这一数字实际可能有误，因为这一数字似乎与阿茶在目的地的零售价格对应。如果以批发价为参考点(设在肯尼亚的出口商收取的价格加空运费)，肯尼亚每年实际保留的只有4 000至5 000万美元；而其余部分是在索马里境内销售网络各阶段销售的利润。

125. 运往联合王国的阿茶在内罗毕卸货后重新包装，以减轻毛重。阿茶到伦敦的运输传统上由为数不多的几家公司垄断，Ren-a-Kan是其中之一。其他公司指责它贿赂肯尼亚政府官员，从而成为对联合王国出口的独家代理；据称，这家公司还与侯赛因·艾迪德有联系。<sup>66</sup> 据估计，对英国的总出口量为每月7至10吨左右。

<sup>64</sup> Observatoire geopolitique des drogue, “The geopolitical stakes of khat in Kenya”, in The World Geopolitics of Drugs 1998/1999(Annual Report), 2000年4月, 第189页P. 189。

<sup>65</sup> 同上, 第190页。

<sup>66</sup> 对海关官员的采访, 2003年1月28日, 内罗毕。

表 5  
2003 年 2 月从生产到销售每捆阿茶成本分列  
(美元)

目的地	单位成本	运费	税/手续费	批发价	零售价
摩加迪沙(“特”类)	0.50	0.50	0.2	3.0	3.5-6.0
伦敦(ka ngeta 类)	0.50*	1.25	0.35	2.5	6.0-8.0

\* 假定出口商租赁茶树。出口商如按市场价(2.5 美元)购买 kangeta 再出口伦敦，就不符合成本效益。

#### 阿茶与索马里冲突

126. 运输阿茶的飞机运送武器、弹药和部队。1990 年代初以来，各方多次报告，运输阿茶的飞机在索马里境内为各派别运送武器、弹药和民兵。这并不意外，因为拥有和或控制机场的派别领导人大多与阿茶贸易有着密切的私人和财务关系。报告主要指称在索马里境内运送军事材料和人员，而非从肯尼亚或其他外国运入索马里。

127. “骑士”航空公司。“骑士”航空总裁是贾迈·古勒德·阿卜迪(蓝贾迈)。他向自己哈尔蒂族中的派别领导人及其盟友——特别是阿卜杜拉希·尤素福上校和穆罕默德·赛义德·赫西“摩根”将军直接提供后勤支助，即运送武器、弹药和民兵，并因此闻名遐迩。<sup>67</sup> 目前，据信他已开始效忠索马里和解与恢复理事会整个团体。

128. 据信，蓝贾迈长期卷入准军事行动，并订立合同、安排外国雇佣军在 1980 年代末索马里民族运动叛乱中充当索马里空军战斗轰炸机飞行员，并为这些飞机提供零部件。<sup>68</sup>

129. 各种报道明确指称，蓝贾迈向各个派别提供支助。当时为埃塞俄比亚盟友的索民阵比希上校声称，1998 年埃塞俄比亚政府在基斯马尤向摩根将军运送了 5 吨武器和弹药。比希上校说，参加行动的飞机是由蓝贾迈提供的。<sup>69</sup> 蓝贾迈反驳了这一指控。<sup>70</sup>

130. Baidoa 的一名索马里记者报道，2001 年 7 月 31 日，作为支持摩根将军朱巴谷战役的长期空运中的一个行动，蓝贾迈公司的一架 Cessna 飞机把民兵从

<sup>67</sup> 对一位索马里问题专家的采访，2003 年 1 月 25 日，内罗毕。

<sup>68</sup> 对飞行员的采访，2002 年 1 月 29 日，内罗毕；对阿茶商人的采访，2003 年 1 月 26 日，索马里。

<sup>69</sup> Colonel Abdirizak Isaak Bihi, “Ethiopian Shipment of Arms into Somalia Through its Border with Gedo Region,” 2002 年 12 月 8 日。

<sup>70</sup> 对 Jama Guled Abdid 的采访，2003 年 1 月 29 日，内罗毕。

Galkayo 运往 Baidoa。<sup>71</sup> 蓝贾迈承认，他在这两个地方运送了“乘客”，但并没有运送民兵或军事材料。但是，这些描述与他的说法并不相符，即飞机在运送货物后直接返回了内罗毕，而未“在索马里境内其他地方作计划外飞行。”<sup>70</sup>

131. 1998 年，“骑士”航空得到乌干达国防部的合同，为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开展行动的乌干达国防部队提供空中运输服务。<sup>72</sup> 此后，“骑士”公司把三架飞机投入索马里：一架每日飞摩加迪沙，一架隔日飞基斯马尤和 Galkayo。第三架在 2002 年下半年由肯尼亚外交部包租，为在埃尔多雷特举行的索马里民族和解会议提供支助。

132. “蓝鸟”航空公司。“蓝鸟”航空是索马里和内罗毕之间最大的阿茶运输公司，拥有 12 架飞机，阿茶运输量占索马里进口的 80%。该公司与奥斯曼·哈桑·阿里“阿托”有着长期联系，阿托有时被称为“蓝鸟”公司的老板。但是，威尔逊机场的另一家航空公司声称，“蓝鸟”为三名原籍索马里的肯尼亚飞行员合资经营；空运协会的记录显示，公司总经理为侯赛因·法拉赫上校。<sup>73</sup>

133. 2001 年初，与“蓝鸟”有联系、人称 Sofe 的阿茶主要出口商，要求另一家航空公司为贾马·阿里·贾马从摩加迪沙附近的 K-50 机场运送一批货物至 Boosaaso。据称，Sofe 拒绝透露货物性质；但在获悉他联系的公司，该公司提出不运输武器弹药后，他就放弃了业务。<sup>74</sup> 据信，这批货物最后由“蓝鸟”公司承运。为编写研究报告，专家组曾试图对“蓝鸟”航空的管理部门进行采访，但未获成功。

#### 派别领导人及其支持者积累的阿茶贸易收入

134. 阿茶贸易对索马里冲突造成的经济方面影响远远超过其他方面。一些主要派别和政府部门与阿茶贸易有直接利益，他们或者与阿茶进出口商合伙，或者在阿茶入境点收费、“课税”。

135. 在索马里南部，阿茶贸易的收入与冲突的联系盘根错节。摩加迪沙国际机场在 1995 年联合国索马里行动撤出之后关闭。现在使用的几个替代简易机场，如 Daynile(西部)、K-50(西南部)、Isiley(北部)、Jezira(南部) 和 Balidogle(西部)，都为政治和商业利益的不同组合所控制。这些机场过去都曾用于进口阿茶。2002 年以来，穆罕默德·肯雅雷·阿弗拉赫建造和管理的机场几乎享有阿茶运输的独家经营权。

<sup>71</sup> Wararkii ugu Dambeeyey ee Gobolada Bay iyo Bakool: Abaabul iyo Gurmad ku jiheysan Kismaayo oo ka socda Bay, Dalsan Newspaper, Dalsan@freeservers.com, 2001 年 8 月 1 日。

<sup>72</sup> “Aviation MD allowed risky planes to fly to Congo,” The Monitor (Kampala), 2001 年 8 月 15 日。

<sup>73</sup> 对飞行员的采访，2003 年 1 月 27 日，内罗毕。

<sup>74</sup> 对飞行员的采访，2003 年 1 月 29 日，内罗毕。

136. 在 Daynile 机场降落的所有飞机必须支付着陆费，小型飞机为 200 美元，大型飞机为 700 美元。此外，机场管理部门对每袋阿茶收“税”25 万索马里先令（12.5 美元）。以每天平均六个航班、每个航班平均运输 60 袋阿茶计算，仅 Daynile 机场的阿茶运输收入每天接近 6 000 美元，每月为 17 万美元。<sup>75</sup>

137. 据报，为了收买潜在的竞争对手并保持垄断，肯雅雷把 Daynile 机场的阿茶运输收入分给另两个派别的领导人奥斯曼·“阿托”和 Omar “Finish”（分别为 25% 和 15%）。<sup>76</sup>

#### 相关违禁物品的问题

138. 阿茶贸易的另一个问题，是这一贸易涉及包括非法毒品在内的违禁物品的运输。运输阿茶的飞机在索马里卸货后，或者空载，或者顺便搭载货物返回内罗毕。这些货物主要为走私进入肯尼亚黑市的商品、纺织品和电器。据称，运输阿茶的飞机或者在没有管制的机场降落，或者收买官员，以此逃避入境手续，把乘客非法运入肯尼亚。

139. 2001 年 7 月 17 日，“蓝鸟”航空载运的一名来自索马里的乘客因携带海洛因被捕。<sup>77</sup> 这名乘客旅行时使用假名萨非亚·穆罕默德·阿卜迪·阿弗拉赫，实际上是穆罕默德·肯雅雷·阿弗拉赫的侄女，几个国家都怀疑她贩运海洛因。<sup>78</sup> 英国驻内罗毕和伦敦两地的海关官员认为，海洛因通过船只从南亚走私进入索马里，然后再运往非洲和西方各地。<sup>79</sup>

#### 货币骗局：新版索马里先令纸钞

140. 1996 年以来，一些军阀和商人先后印刷索马里先令纸钞。这些骗局可能是其最大的收入来源之一。从技术上讲，印刷的纸钞不能视为假钞，因为索马里没有负责鉴定货币的政府机关。一些军阀试图使其印刷的纸钞具有官方地位。艾迪德派别曾多次试图建立全国政府，曾指定过一名负责中央银行的官员。在第一批印刷中，自封的“总统”委托他订购新纸钞。证人报告指出，阿卜杜拉希·尤素福就是利用先前印刷的一批替代纸钞，为他在蓬特兰的行动和民兵筹集资金。

141. 印刷纸钞出于两大考虑，首先是经济，其次是战略。控制大量当地货币的各方，可使用这种货币履行当地的一些义务，并把他们极想得到的外汇储备起来，用于战争中的必要开支。另一些索马里人指称，印刷的一些新版先令可能是经济战试图谋略的一部分，以破坏自封的政府当局仅有的一点可信度。

<sup>75</sup> 对索马里研究人员和非政府组织人员的采访，2003 年 1 月 25 日，索马里。

<sup>76</sup> 对索马里民间社会成员的采访，2003 年 2 月 12 日，索马里。

<sup>77</sup> 对海关官员的采访，2003 年 1 月 28 日，内罗毕。

<sup>78</sup> 调查期间对美国和加拿大外交官的采访，肯尼亚。

<sup>79</sup> 对海关官员的采访，2003 年 1 月 30 日，伦敦。

142. 索马里新钞印刷的确切范围和数字无从知晓。据记载，1991年8月，英国 De La Rue 印钞公司完成了索马里官方政府最后一笔印钞业务。1992年6月，该公司印刷的索马里先令中至少有一批运抵摩加迪沙，表面收货人是西亚德·巴雷的非正式继承人阿里·马赫迪。应该注意到，2003年2月3日 De La Rue 公司致函专家团，同意今后在与索马里各方订立商业协定之前，先与伦敦外交与联邦事务办公室取得联系。

143. 此后的几批印刷都由令人质疑的主权当局代表负责进行。专家团拥有文件证明和确凿证人报告的第一次印刷，是由侯赛因·艾迪德和中央银行官员所为。De La Rue 公司和慕尼黑 Giesecke & Devrient 公司认为，艾迪德一方没有央行正常授权，因此没有接受订单。但是，侯赛因·艾迪德先生及其代表与 British American Banknote 公司关于印刷 1 600 亿索马里先令的谈判取得成功。该公司当时是蒙特利尔 Quebecor 公司的分公司。<sup>80</sup>

144. 这笔合同由侯赛因·艾迪德和 Dato John Fung 合资协定供资。Fung 先生是马来西亚槟榔屿投资公司 Adorna Group of Companies 的首席执行官兼总裁。Fung 先生与侯赛因·艾迪德订立了一份详细协定，为支持新生的国家，在摩加迪沙附近锚泊的客轮上开设商业银行和酒店业务，为来访的非政府组织和外交使团代表提供住房。作为执行这些项目的第一步，Fung 先生同意预支新钞的印刷费用，这些新钞据称将替代正在流通的破损旧钞。

145. Fung 先生在一家未具体指名的马来西亚银行开具信用证，British American Banknote 公司接受该信用证作为抵押。信用证规定，将分五次交货，每次约交付 300 亿索马里先令，每次交货只收取印刷费 22.5 万美元。1997 年 5 月，印刷的第一批纸钞 300 亿索马里先令运抵 Balidogle 机场。

146. 侯赛因·艾迪德违反与 Fung 先生签订的协定，没有用新钞替换旧钞，而是将新钞挪作己用。这一举动受到多方指责，而艾迪德先生决定延后或被迫推迟交付其余几批新钞，因为 Fung 先生感觉受骗，取消了信用证。侯赛因·艾迪德现金不足，无法再为以后几批新钞的印刷供资。约 1 200 至 1 300 亿索马里先令留在渥太华 British American Banknote 公司的仓库。

147. 与此同时，Balidogle 机场指挥法拉巴丹先生，通知了他的亲属、前索马里驻联合国代表艾哈迈德·穆罕默德·达尔曼之子阿卜迪·努尔·达尔曼。据称，阿卜迪·达尔曼是美国公民。他开始在索马里组织一批与艾哈迈德竞争的商人控制新钞。据称，达尔曼先生为安排接收，与美国前众议员和游说家威廉·格兰特接触。据报，格兰特先生与加拿大的印钞公司取得联系，并说服公司改接合同。1999 年 6 月，合同谈判圆满结束。

<sup>80</sup> 索马里中央银行行长阿里·鲁尔·穆罕默德同 British American Banknote、Quebecor Printing Inc. 的合同，1996 年 7 月 18 日。专家团存有合同副本。

148. 1999 年 6 月至 9 月，阿卜迪·努尔·达尔曼及其合伙人收到约 1 300 亿索马里先令。1996 年初夏，索马里先令与美元的兑换率在 1 万至 1.1 万比 1 之间浮动。按此计算，发行 1 300 亿索马里先令将净赚价值 1 240 万美元的硬通货。达尔曼先生声称，他的合伙人已经预付了剩余的印刷费。British American Banknote 的母公司 Quebecor 同意改变原合同条款。专家团试图获得 Quebecor 公司的资料，但遭到公司负责该项业务的高级主管肖恩·图迈的拒绝。图迈先生解释说，他担心承担责任，不愿向专家团提供资料。<sup>81</sup>

149. 侯赛因·艾迪德先生在得知有关消息后，派兄弟哈桑·艾迪德前往加拿大，试图挽救这笔交易。他的确获得了一批新钞，专家团有记录表明，哈桑·艾迪德以哈桑·M·法拉赫的名义代表索马里中央银行签署订单，包机从奥斯坦德飞往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沙迦再从沙迦飞往 Balidogle。1999 年 6 月 3 日和 4 日，38 吨纸钞（约 300 亿索马里先令）先后运达。飞机包租费用 127 000 美元，通过 Quebecor 公司在加拿大皇家银行的借记账户扣付。<sup>82</sup>

150. 达尔曼先生承认，策划接收新钞印刷的是穆罕默德·德拉夫、侯赛因·哈桑·高雷、赛义德·努尔和穆里迪·达尔法克（达尔法克先生在采访中否认参与任何纸钞印刷欺诈）。达尔曼先生还声称，除了为格兰特先生促成业务赠送小礼物外，没有提供任何酬劳。达尔曼先生声称，他本人在这笔交易中从未收取任何报酬。其他证人声称，向格兰特先生和达尔曼先生支付了大笔资金。<sup>83</sup>

151. 新钞的投放打破了索马里的权力平衡。通过从德拉夫、高雷、努尔这些商人得到的新资金，埃尔族这个哈维维部族中的小部族的影响和权力大大提升。因此，其他派别纷纷仿效埃尔族的做法。在短时间内，其他集团和小集团先后大量印刷索马里先令。印度尼西亚多家公司被指定承印索马里新钞。专家团与印度尼西亚政府证券安全印刷和铸造公司“Peruri”联系，要求得到资料。但是，Peruri 总裁 Kusnanmartono 先生办公室对小组的信函和多次电话都未予答复。

152. 证人声称，1999 年以来，阿卜杜拉希·尤素福、贾马·阿里·贾马、赛义德·达希尔、穆里迪·达尔法克和其他人都曾经发出印刷索马里纸钞的订单。据估计，这些订单从数百亿至数千亿索马里先令不等。可以断言，非法纸钞大量流入使非法印钞者大发横财，而索马里经济和普通百姓则损失惨重。索马里先令的市面价已跌至 2.2 万至 2.5 万先令兑换 1 美元。新钞流通还产生了另一个复杂问题——不同版本的纸钞在索马里兰、蓬特兰、索马里和朱巴谷同时流通。

<sup>81</sup> 肖恩·图迈的电话采访，2003 年 1 月 8 日。

<sup>82</sup> Quebecor Printing Inc. 备忘录，1999 年 6 月 3 日；包机协定，1999 年 6 月 3 日；银行转账收据，1999 年 6 月 3 日。专家团存有副本。

<sup>83</sup> 2003 年 1 月 15 日在内罗毕对索马里监测委员会的访谈；2003 年 1 月对侨居迪拜、伦敦和多伦多的索马里商人的访谈；以及 2002 年 12 月 11 日和 12 日在埃尔多雷特对索马里军阀的访谈。

## 其他创收手段

### 征税和收费

153. 军阀们以很多借口横征暴敛。最常见的税费是由某个军阀控制和据称是受其保护的地区内的居民缴纳。公共设施使用者也需要交税，此外还根据军阀的财务需要任意增加收费。筹集到的资金数额很大，实际上与任何服务或修缮费用均无任何关系，在多数情况下，根本就没有任何服务和修缮。

154. 任意征税制度的例子之一，是 Bashir Rage 建造和控制的 Isiley 飞机跑道(摩加迪沙北机场)。这条 2 300 米长的飞机跑道没有照明设施，没有加油设备，也没有任何货物储存设施，只有一个小小的候机室，其建造资金是 Rage 先生强迫预期的机场使用者缴纳的。据报告，将来的使用者被迫交纳的数额为 3 000 至 20 000 美元。<sup>84</sup>

155. 该机场一旦开始营运，还要为每次使用收费。专家团得以检查一架索马里航空公司的付款，为该公司估定的经常性缴费是：降落费为每次 300 美元，安全费为每次飞行 200 美元，每名乘客应缴税 20 美元，外运货物每公斤 0.15 美元。<sup>84</sup>

156. 一个航空公司如果每周两次飞往摩加迪沙北机场，这些付款相当于每年支付 52 000 美元的降落费和安全费(按每次飞行平均载客 90 人计算)、187 000 美元的乘客费和 156 000 美元的货运费(按每次飞行平均载货 10 吨计算)。即使仅维持一个航班，航空业者每年须支付的费用总额也达 395 000 美元左右。据估计，Rage 先生的机场业务产生的收入接近 120 万美元。

157. 专家团还获悉，过渡时期全国政府的代表向过渡政府的支持者拥有的某些航空公司收取越境飞行费，从而违反了国际民航组织(民航组织)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之间的安排，即，应该在索马里民用航空看守局之下管理索马里的领空。例如，过渡时期全国政府向某家公司收取的越境飞行费每月达 2 000 美元左右。应该指出，根据民航组织的协定，对所有使用索马里领空的航空公司都是通过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空运协会)收账。但在上面的例子中，所涉航空公司对空运协会的账单置之不理，而付款给过渡时期全国政府，当然，该公司仍然依靠索马里民用航空看守局来获得空中交通支助。<sup>85</sup>

158. 专家团目前尚不清楚，到底有多少航空公司或包机公司被迫向过渡时期全国政府缴纳越境飞行费。

<sup>84</sup> 对一家航空公司的索马里经营者的访谈，迪拜，2003 年 1 月 23 日和 24 日。

<sup>85</sup> 专家团存有向 Juba 航空公司发出的收据副本。

### 出售索马里“捕鱼许可证”

159. 为管理索马里渔场进行的所有尝试致使大量资金落入各派别领导集团的私人手中，其数额在过去 10 年中以百万计，使得私囊中饱，并在一定程度上用于支付私人民兵和对其进行补充。

160. 索马里海岸和可以称为索马里专属经济区的地区是该区域最富饶的渔场之一。由于没有任何有效的权力机构来控制这些资源，来自各个不同国家的很多渔船继续前来无节制和不可持续地捕鱼。1993 年以来，曾进行了若干次尝试来使渔业实行自律。以各个派别和政治领导集团的名义发放捕鱼许可证，致使这些集团获得大量资金。向他们支付的资金几乎没有多少被用于资源管理，哪怕是用于对渔业进行有效的监测。相反，很多资金被付给民兵以及用于购买武器弹药。

161. 任何对沿海捕鱼活动进行的控制和管理，都是通过沿海社区采取的非正式行动进行的，这种控制和管理等同于或接近海盗行为。但有一个例外值得提起。在很短的一段期间内，曾有一个称为哈特集团的私人营利团体与索马里的蓬特兰州达成协定，在蓬特兰沿海地区渔场提供培训、设备、监测和执法服务。提供这些服务的经费来自出售捕鱼许可证所得以及对非法捕鱼者收取的罚款。这个尝试最终失败了，主要原因是地方政府成员对如何分配产生的收入产生内部政治分歧。

162. 过去几年中，有几个资源管理专家对索马里渔业的潜力进行了研究。他们得出的结论是，鉴于索马里人面临着独特的无政府状态，而且没有任何外国愿意进行干预，应该考虑由私人企业来管理一个“自律”行业的构想。致使这个构想行不通的原因，通常是收益分配问题以及人们不愿把任何资金再投资于资源的管理。Mac Alister Elliot 公司是这种“自律”服务之一，非洲渔业管理(AMFET)的经营者，该公司的一个雇员表示，从 1996 年到 1998 年，产生的收入总额每年在 600 000 美元至 100 万美元之间，但在 2002 年下降到 300 000 美元。<sup>86</sup> 这些收入是通过 AFMED 付给 Hussein Ali Ahmed (“摩加迪沙市长”) 的账户，再由他付给 Hussein Aideed、Ali Mahdi、Abdullahi Yusuf 上校、Mohamed Abshir 和摩根将军。

### 海盗行为

163. 非洲之角已成为海盗活动的乐园，每年都发生几起重大事件。这些行动通常相互没有关联，受害者则是在行驶中不小心离索马里海岸太近的商船和游艇。进行海盗活动的人大多同时为索马里部族领导人和政治领导人所知。针对航运的海盗行为——借口是“保卫”索马里海岸不受非法无照捕鱼活动的危害——仍然是一项有利可图和几乎毫无风险的活动。地方政府没有能力防止这些活动，一般只是参与释放被掳人员和设备的谈判：为了获得释放，通常需要支付赎金，并向

<sup>86</sup> 对 Mac Alister Elliot and Partners 的访谈，联合王国利明顿，2003 年 1 月 6 日和 7 日。

为争取释放出力的人支付好处费。以这种方式筹得的资金至少有一部分被用于支付给民兵以及用于补充装备和军火。

164. 根据西方军事标准，那些大本营所在地为人所知的海盗的装备和武器都很差。尽管签订有禁止海盗行为的国际协定，但在非洲之角周围活动的合法海军尚未采取任何行动。

#### 案例：Panagia Tinou 号商船被强行登船和掳走

165. 2002 年 6 月 18 日，挂希腊国旗的 22 000 吨 *Panagia Tinou* 号商船及其船员被索马里海盗掳获，当时该船正在领土 Socotra 岛以西、索马里海岸以北 30 至 50 英里处修理发动机故障。*Panagia Tinou* 号立即发出国际求救呼叫，在该地区活动的外国海军监测到了该呼叫。海盗们命令船员们把船驶到靠近索马里阿卢拉海岸（大约 8 英里处）的地方停泊。向船主转达了索取赎金的要求，随后举行了谈判。2002 年 7 月 2 日，通过吉布提境内一家银行中的账户支付了 400 000 美元赎金，这笔钱然后经由索马里的一家资金过户机构 Dahabshaiil 转到索马里海港城市 Boosaaso。收款人是 Alula 的苏丹 Sied Saleh。*Panagia Tinou* 号商船及其船员随后获释。<sup>87</sup>

166. 这次事件的引人注目之处不仅在于提出和答应勒赎要求的速度和效率，而且在于几乎事件的全过程都有外国海军在场，正是这些海军在该商船获释之后将其护送出海。所有当事者——包括武装分子/船员、谈判代表、赎金收款人、支持这一活动的社区领袖——及其所在地点都广为人知。这些海盗继续明火执仗、逍遥法外的事实非常清楚地表明了索马里局势的无法无天性质，并表明国际社会对索马里犯罪分子的行径几乎置若罔闻。

167. 专家团认为，国际社会不能再忽视最广义的索马里海洋部门的问题，否则势必出现严重而且也许是长期的后果，这个部门包括、但不仅限于：贸易、资源管理、环境/生态问题、安全/海盗行径、安全航标以及搜寻和救助。需要立即采取行动。

168. 在整个非洲东北区域的贸易中，索马里海岸有潜力吞吐很大一个百分比（例如，1997 年通过伯贝拉港出口了 320 万头牲畜，有 1 亿美元以上的普通货物通过船只从迪拜港进口到索马里各地）。索马里海岸也有潜力容纳多种多样的不良活动，其中既包括对自然资源的不可持续采伐，也包括更为邪恶的武器贩运、海盗行为和为恐怖主义活动提供的协助。因此，应该严肃考虑建立一个国际看守机构，其运作方式应该与索马里民用航空看守局管理索马里领空的方式相似。<sup>88</sup>

<sup>87</sup> 对国际商会海盗问题处的访谈，伦敦，2003 年 1 月 9 日。

<sup>88</sup> 联合专家考察团（海事组织、贸发会议、开发计划署、粮农组织、环境规划署、自然保护联盟）于 1998 年首次提出建立“索马里海岸临时管理局”，应该根据世界上发生的事件来重新探讨这个提议。

### 绑架

169. 地方民兵领导人和一些商业界人士，尤其是摩加迪沙的这些人，采取绑架的办法来从国际社会、商业界人士和索马里人那里敲诈钱财。这种现象大大提高了在索马里办事的成本(对于国际社会和商业人士来说莫不如此)，并使百姓更加不安全，在绑架盛行的摩加迪沙尤其如此。

### 木炭

170. 朱巴谷联盟领导层的一个重要收入来源，是向海湾各国出售木炭。根据报告，每个月通过基斯马尤港出口大约 100 万袋 25 公斤装的木炭。<sup>89</sup> 这项贸易尽管确实为该地区的索马里人换来一些必要的收入，但其大部分利润为民兵领导人所保留，而且正在导致极其严重的环境破坏。<sup>90</sup> 这项贸易如果不受监测和控制，有可能毁灭索马里南部地区的环境。

### 情报机构

171. 根据对一些军阀和国际观察员进行的访谈，2001 年 9 月 11 日以来，就有一些西方情报机构成为索马里的常客。特别是考虑到对恐怖主义问题的关注，这样做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些情报人员的很多情报是花大量金钱从告密者那里买来的，真实性值得怀疑，这些告密者多数是派别领导人，例如摩根将军、Hussein Aideed 和 Mohamed Dhere。正如上文所述，现金，特别是硬通货，可以迅速地换成武器弹药。

## 评论意见和关于加强对索马里的武器禁运的建议

172. 本节介绍了专家团观察到的很多问题，同时介绍了对所涉问题最为适用的建议。这些问题与违反武器禁运之间的相互关系尽管并非显而易见，但专家团认为，它们是根源所在，需要对其作进一步检查，然后才能够确定适当的行动。

173. 武器禁运自从开始实行以来就不断被违反，因此没有任何规范价值，没有使任何索马里派别领导人或其在该区域的后台承担责任；一种普遍存在的“一切照旧”感将无休止地继续下去。然而，专家团认为，安全理事会关于索马里问题的第 751(1992)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不应把注意力集中于过去，而是应该为了推动当前的和平进程发出一个清楚的讯息，即，从现在开始将加强武器禁运的执行力度，并对今后所有违反禁运者实行制裁。

<sup>89</sup> “Somalis face vicious cycle of poverty and desertification”，开发计划署索马里办事处，2001 年 6 月 18 日。

<sup>90</sup> 一袋在索马里价值 3 美元的木炭在两个主要的出口市场，即沙特阿拉伯或迪拜，卖 10 美元。见 Andrew Maykuth 撰 “Somalia is sacrificing its trees for profit”，*Seattle Times*，2002 年 3 月 24 日。

174. 关于加强制裁措施的建议分为四类，其目的是改进武器出口控制并剥夺违反禁运者当前享有的财政、旅行和外交特权。最后，为了保证公平地实行制裁，专家团提议延长其任务规定，以便进行更多的调查，并完善各种措施，以阻遏违反第 733(1992)号决议的行为。

175. 专家团得出结论认为，只有安全理事会采取全面和协调一致的行动，才能为加强对武器禁运的遵守铺平道路。切实有效的武器禁运特别应该包括以下内容：

- 依靠索马里人进行努力，以协助查明和阻止禁运的违反者；
- 由国际组织和区域组织进行可持续和循序渐进的努力，以支持前线国家实施武器禁运；
- 加强制裁委员会现有的调查和监测手段。

#### 索马里人为提供协助尽力

176. 索马里社会以及各前线国家的政府都必须出现积极的变化。安全理事会领导下的国际社会不仅可以帮助强有力地申明和加强反对出售、资助和运输武器及军事装备的禁令，而且还可以协助小心谨慎地增加被禁止的活动。

177. 我们提议安全理事会注意到索马里民间社会和商业界进行的努力。最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设在迪拜的索马里商业理事会，还是索马里知识分子协会，其成员都在支持宣言中表示了这种支持，他们不仅积极赞同现有的第 733(1992)号决议，而且还主动提出帮助查明违反禁运者。

178. 由于政府已有 12 年以上没有对索马里的广阔地区实行有效的管理，边远地区很有可能为国际恐怖主义组织或其他非法活动所利用。专家团建议成立看守性的管理机构。最迫切的需要包括：扩大索马里民用航空看守局的现有任务范围，建立一个索马里领空管理局，以及建立索马里海洋看守局。可以由秘书长与专门的国际组织，例如国际海事组织或民航组织合作，协助发挥这些临时管理职能。

179. 可以同新出现的由索马里人组成的各个地方政府以及双边或多边合作伙伴进行协调，以着手满足其他紧迫的需要。以下方面存在进行这种合作的机会：

- 进行海关检查和执法，以发现和阻遏威胁海洋运输安全的行为
- 港口和沿岸安全，例如采取“关于船旗国和港口国控制措施的谅解备忘录”或最近通过的《国际船舶和港口设施安全守则》所设想的安全措施
- 通讯
- 搜寻和救助
- 环境保护和紧急情况对策

180. 今后可以采取的行动可能是由某个政府间组织建立一个“索马里信托基金”，利用这样一个基金，可以防止大约 40 亿至 50 亿美元属于索马里国家的资产被进一步掠夺或追回其中已经被掠夺的资产。由于这些资产的大部分已经被军阀、商业界人士及其支持者非法挪用，也许有必要进行协调一致的努力来阻止动用那些曾被用来违反武器禁运的资金来源。

#### **前线国家的协调一致**

181. 为了保证使前线国家（吉布提、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和也门）充分遵守武器禁运，应该请非洲联盟、阿拉伯联盟和其他国家积极协助这些国家对其本国法律、行政准则和条例进行所有必要的修改，包括加强必要的边境和海关控制，以便履行禁运引起的所有条约义务。还可以在以下各方面提供协助：执行禁运、及时分享所有与违反禁运的情况有关的信息、响应为进行调查提出的请求、披露有关的文件、进行积极的合作、以及允许接触有关人员和进入有关地点。还应该采取的另一措施，是鼓励各前线国家经常发表报告，以说明为执行和支持禁运所采取的行动。

182. 补充性的区域努力可以包括建立一个制度，规定凡航空和海运公司、银行和汇款系统经营者、飞机、汽车和船舶，如经发现被用于违反武器禁运，其本国经营执照和登记将被取消。

183. 可以请各会员国在与前线国家达成任何发展协定之前先征求制裁委员会的意见，以便确认，前线国家充分遵守了武器禁运。

#### **索马里人为协助监测工作尽力**

184. 应该探讨由索马里人联合区域和国际组织以及各国为监测工作提供协助的可行性。

185. 专家团提议探讨可以通过何种监测机制，使在该区域部署的安全力量与当地和国际经济合作伙伴联合为一体。专家团主张由有关的联合国机构、非政府组织、国际组织、政府间组织、国家、索马里地区政府、包括过渡时期全国政府在内的索马里各派、个人及其附属实体来不断监测对禁运的全面严格遵守情况。

186. 提议安全理事会要求制裁委员会考虑制定一项答复，来回答一些主要钞票印刷厂家提出的请求，这些厂家希望制定措施，以保证今后仅接受索马里国内适当方面提出的印刷索马里先令钞票的订单。

#### **建议**

##### **改进武器出口控制**

187. 正如专家团在调查中清楚看到的那样，最终用户证书仍然是武器出口控制方面的一个薄弱环节。因此，为了防止对最终用户证书的伪造和滥用，并为了向

武器控制部门提供协助，专家团提议联合国在英特网上设立一个受权签署最终用户证书的政府官员登记册并列入他们经核证的签名样本。还应制定对最终用户证书的发放和检查实行控制的国家程序。

#### **金融制裁**

188. 鉴于人们广泛地对武器禁运置若罔闻，专家团提议关于索马里问题的第 751(1992)号决议所设委员会编制一份名单，在上面开列那些据信显然违反了禁运的个人。可以冻结名单上所列个人的所有资金和其他金融资产或经济资源，以及为这些个人或代表他们或根据他们的指示行事的个人直接或间接拥有或控制的团体、企业和实体的资金和其他金融资产或经济资源，包括这种财产所产生的资金。各国应保证防止本国境内的本国公民或任何其他人士直接或间接为帮助名单所开列人士提供上述资产或其他任何资金、金融资产或经济资源。此外，可以请各国撤销所有使这些个人能够继续从事经济活动的所有商业许可及任何其他证书或资格。联合国及其各机构还可以考虑撤销当前与这些个人达成的协定。

#### **旅行禁令**

189. 作为加强制裁制度的另一个中间步骤，专家团提议有针对性地实行旅行禁令，其中可以包括由发照国暂时吊销所有护照和其他旅行文件。采取这个步骤的理由可以是，发现有关个人违反了武器禁运，而且金融制裁不大可能产生所希望的作用来制止今后的违反行为。

#### **外交制裁**

190. 如果个人与某个政治机构有密切联系，而且发现这些个人系统地违反禁运，联合国可以考虑撤销他们在联合国及其机构享有的所有代表特权。

#### **延长专家团的任务期限**

191. 在过去 6 个月中，专家团得以确定致使安全理事会第 733(1992)号决议继续遭到公然蔑视的关键因素。鉴于任务所涉范围，需要进行以下工作：

- 进一步调查持续违反禁运的情况，包括查明违反禁运者及其支持者
- 决心组织一项立足索马里的努力，同时借助已经部署的来自各会员国的军事力量和执法力量，协助查明和阻止违反禁运者

192. 专家团建议把其任务期限延长六个月，使其设在纽约，并向其提供为履行第 1425(2002)号决议所载任务规定而需要的适当专业力量，并提供其他必要的专业力量，以发挥安全理事会可能通过的本报告所载各项建议指出的各项职能。

**附件一****2002 年 8 月 22 日秘书长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我谨提及安全理事会 2002 年 7 月 22 日通过的关于索马里问题的第 1425(2002)号决议。该决议第 3 段请我在决议通过之日起一个月内，设立一个由三名成员组成的、基于内罗毕的专家团，为期六个月。其目的是就违反军火禁运情况编制独立的情报，并就可以采取哪些实际步骤和措施进一步执行禁运提出建议。

因此，我谨通知阁下，在同安全理事会关于索马里问题的第 751(1992)号决议所设委员会协商之后，我已任命了下列专家：

Ernst Jan Hogendoorn 先生(荷兰)

Mohamed Abdoulaye M' Backe 先生(塞内加尔)

Brynjulf Mugaas 先生(挪威)

请阁下提请安全理事会成员注意此事为荷。

科菲·安南(签名)

---

\* 先前以 S/2002/951 文号印发。

## 附件二

### 专家团的任务

#### 安全理事会第 1425 (2002) 号决议

安全理事会，

.....

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采取行动，

1. 强调对索马里的军火禁运禁止为一切采购和运送武器和军事装备的活动提供资金；

2. 决定军火禁运禁止直接间接向索马里提供技术咨询、财政和其它援助以及与军事活动有关的训练；

3. 请秘书长在本决议通过之日起一个月内，与 1992 年 4 月 24 日第 751 (1992) 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下称“委员会”）协商，在内罗毕设立一个由三名成员组成、为期六个月的专家团，以便就违禁行为编制独立情报，作为实行和加强军火禁运的一个步骤，其任务如下：

- 调查违反禁运的行为，涵盖通往索马里的海、陆、空进路，特别是追查有可能透露与违禁行为有关情报的任何来源，包括有关的国家、政府间组织和国际执法合作机构、非政府组织、金融机构和中介单位、其他经纪机构、民航公司和民航当局、过渡时期全国政府的成员、地方当局、政治领导人和传统领袖、民间社会和企业界；
- 详细列明相关专门知识领域内有关违禁行为以及实行和加强军火禁运各方面的情报；
- 在可能时，酌情在索马里、索马里的邻国和其他国家进行实地研究；
- 通过审查国家海关和边境管制制度等方式，评估该区域各国充分执行军火禁运的能力；
- 就可以采取哪些实际步骤进一步实行和加强军火禁运提出建议；

.....。

### 附件三

#### 从索马里各武器市场得到的弹药

(2002 年 12 月至 2003 年 1 月)

7.62×54 毫米，有边

标印 60/84 俄罗斯

7.62×54 毫米

标印 60/84 俄罗斯——据称来自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7.62×51 毫米

标印 FN/74/⊕ FN 比利时赫斯塔尔

7.62×51 毫米

标印 10/70 保加利亚

7.62×39 毫米

标印 04/79 东德——据称来自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7.62×39 毫米

标印 661/72 中国——据称来自俄罗斯/埃塞俄比亚

7.62×51 毫米

标印 7.62×51/97 波兰

7.62×39 毫米

标印 61/91 中国

7.62×39 毫米

标印 阿拉伯埃及

7.62×51 毫米

标印 FNM/92-3/⊕ 葡萄牙

7.62×54 毫米，有边

标印 10/88 保加利亚

7.62×54 毫米，有边

标印 60/88 俄罗斯

7.62×54 毫米，有边

标印 10/75 保加利亚

7.62×54 毫米，有边

标印 188/70 俄罗斯

12.7×108 毫米

标印 188/89 俄罗斯

14.5×114 毫米

标印 17/\*/85/\*俄罗斯

23 毫米

标印 184/72 俄罗斯

附件四

1992 年 6 月 1 日拉脱维亚共和国的证明

敬启者：

兹证明第 96633/2/0020/E 号合同附录一详列的物品供拉脱维亚共和国国防部专用，不得再出口到其他国家。

部长

云济斯(签名)

附件五

1992年4月15日也门人民民主共和国国防部开具的最终用户证书

(敬启者)

最终用户证书

根据合同(96633/2/0014/E)托运的货物仅供也门共和国国防部使用——没有供应国政府事先书面批准，不会再出口、转卖或在也门境外处理。

顺致敬意。

也门人民民主共和国国防部

国防部长

亚丁(签名)

附件六

2002年4月5日吉布提国家安全局开具的最终用户证书

兹证明，吉布提共和国购买的下列物品专供总统卫队使用。国防部保证不向任何其他国家再出口或允许再出口、或出售这些物品，或给予或允许被送给、或转让或允许被转让给任何其他一方或吉布提境外的任何国家。这些物品的进口也得到了吉布提政府的核准。

物品清单：

1. “AK-47”型突击步枪，口径7.62x39毫米-2000支
2. 弹药7.62x39毫米-2 000 000发
3. “RPG 7V”型榴弹发射器-50个
4. “OG 7V”型火箭-2000枚
5. “PKC”型机关枪，口径7.62x54毫米-40支

2002年4月5日在吉布提依法颁发和签署本最终用户证书。

国家安全局局长(签名)

签字认证

**附件七****最终用户证书****敬启者**

吉布提共和国国家警察部队证明，下列物品是向保加利亚索非亚的 M/S PANDACOMMERCE LTD. COMPANY 订购的。合同号为：DJI/POL/2001/18。根据合同条款和条件，这些物品不得被转让给任何其他第三方。

编号	物品说明	数量
1.	ZU 23-2-23 毫米	13
2.	API-DSK-12. 7 毫米	60
3.	PKM-7. 62 毫米	110

吉布提国家警察部队

阿里·哈桑上校(签名)

## 附件八

### 出席埃尔多拉特会议的主要索马里团体

(截至 2003 年 1 月)

#### 过渡时期全国政府

##### 领导人

总统阿布迪卡西姆 · 萨拉德 · 哈桑 (Hawiye:Habr Gedir:Ayr:Absiye)

总理哈桑 · 阿布夏尔 · 法拉赫 (Darood:Majerteen:Issa Mahmoud)

武装部队指挥官穆罕默德 · 努尔 · 贾拉勒将军 (Hawiye:Habr Gedir:Ayr)

金融家穆罕默德 · 德耶拉夫 (Hawiye:Habr Gedir:Ayr:Absiye)

议长阿卜杜拉 · 德罗 · 伊萨克 (Mirifle/Geledle)

#### 控制地区

控制摩加迪沙部分地区

#### 索马里蓬特兰州

##### 领导人

蓬特兰总统阿卜杜拉 · 优素福 (Darood:Harti:Majerteen:Omar Hahamud)

#### 控制地区

目前控制蓬特兰大部分地区

#### 朱巴谷联盟

##### 领导人

联合主席巴雷 · 希拉勒上校 (Darood:Marehan:Reer Dini)

联合主席亚丁 · 塞拉 (Hawiye:Habr Gedir:Ayr)

#### 控制地区

控制下朱巴河谷东岸和有利可图的港口城市基斯马尤市。

#### 拉汉温抵抗军

##### 领导人

主席哈桑 · 穆罕默德 · 努尔沙蒂古都德 (Mirifle:Siyeed:Hariin) , 还宣称是索马里西南国总统

#### 控制地区

目前正与前副手谢赫 · 阿丹 · 马多比和穆罕默德 · 易卜拉欣 · 哈布斯德争夺对拜多阿地区的控制权。显然仍控制着湾区。

## 拉汉温抵抗军内部的反对派

### 领导人

拉汉温抵抗军第一副主席谢赫·阿丹·马多比 (Mirifle:Sagaal:Hadama)

拉汉温抵抗军第二副主席穆罕默德·易卜拉欣·哈布斯 (Mirifle:Siyeed:Leysan)

### 控制地区

正与拉汉温抵抗军主席哈桑·穆罕默德·努尔沙蒂古都德争夺对拜多阿地区的控制权。在巴科勒区域得到大力支持。

## 乔哈尔团伙

### 领导人

中谢贝拉省长穆罕默德·奥马尔“德赫雷” (Hawiye:Abgal:Harti:Warsangeli)

### 控制地区

中谢贝拉区，包括乔哈尔市、但由穆萨·苏迪控制的巴尔卡德区除外。

离开过渡时期国民议会，因为他提出的任命部长的要求遭到拒绝。

## 穆罕默德·肯雅雷·阿弗拉赫派别

### 领导人

索马里联合大会主席穆罕默德·肯雅雷·阿弗拉赫 (Hawiye:Murosade)

### 控制地区

摩加迪沙 Daniyle 和 Bermuda 区。

## 奥斯曼·哈桑·阿里“阿托”派别

### 领导人

索马里联合大会/索马里民族同盟主席奥斯曼·哈桑·阿里“阿托” (Hawiye: Habr Gedir:Saad)

### 控制地区

摩加迪沙 K-4 区附近的部分领土

## 穆罕默德·奥马尔“Finish”派别

### 领导人

索马里联合大会/索马里救国联盟主席穆罕默德·奥马尔“Finish”派别 (Hawiye:Abgal:Daud)

### 控制地区

摩加迪沙 Medina 大部分地区

**侯赛因·艾迪德派别**

**领导人**

索马里联合大会/索马里民族同盟主席、民族同盟主席、索马里和解与恢复理事会主席侯赛因·艾迪德(Hawiye:Habir Gedir:Saad:Reer Jalaf)

**控制地区**

控制前政府所在地 Villa Somalia 附近的几个街区。

**穆萨·苏迪·“亚拉豪”派别**

**领导人**

穆萨·苏迪·“亚拉豪”(Hawiye:Abgal:Wacbudan:Daud)是摩加迪沙一位很有势力的商人

**控制地区**

控制摩加迪沙北部地区，包括杰齐拉的机场和海港。

**索马里爱国运动**

**领导人**

索马里爱国运动主席 Aden Abdullahi Nur “Gabiyyow” 将军(Darood:Ogaden, Autiyahan)

军事指挥官穆罕默德·赛义德·赫西“摩根”将军(Darood:Harti:Majerteen, Abdi Rahin)

**控制地区**

摩根将军的基地设在拜多阿，但在拉汉温抵抗军分裂之后迁到蓬特兰。

**贾马·阿里·贾马派别**

**领导人**

贾马·阿里·贾马(Darood:Harti:Majerteen:Osman Mahamud)在阿卜杜拉·优素福总统于 2001 年正式结束任期后当选为蓬特兰总统，但在 2002 年被阿卜杜拉·优素福废黜。

**控制地区**

目前控制蓬特兰地区的一些小部队，但没有领土。

注 括号中说明部族从属关系。

